

避暑錄話卷上

宋葉夢得少蘊

杜子美飲中八仙歌賀知章汝陽王璣崔宗之蘇晉
李白張長史旭焦遂李適之也適之坐李林甫譖
求爲散職乃以太子少保罷政事命下與親戚故
人歡飲賦詩曰避賢初罷相樂聖且銜盃爲問門
前客今朝幾箇來可以見其超然無所芥蒂之意
則子美詩所謂銜盃樂聖稱避賢者是也適之以
天寶五載罷相卽貶死袁州而子美十載方以獻

賦得官疑非相與周旋者蓋但記能飲者耳惟焦
遂名跡不見他書適之之去自爲得計而終不免
於死不能遂其詩意林甫之怨豈至是哉水炭不
可同器不論怨有淺深也乃知棄宰相之重而求
一盃之樂有不能自謀者欲碌碌求爲焦遂其可
得乎今峴山有適之窪樽顏魯公諸人嘗爲聯句
而傳不載其嘗至湖州疑爲刺史而史失之也

李文定公坐與丁晉公不相能中常鬱鬱不樂舊中
書省壁間有其手題詩一聯云灰心緣忍事霜鬢

爲論兵凡數十處此裴晉公詩也初不見全篇在
許昌偶得其集云有意効承平無功荅聖明灰心
緣忍事霜鬢爲論兵道直身還在恩深命轉輕鹽
梅非擬議葵藿是平生白日長懸照蒼蠅謾發聲
嵩陽舊田里終使謝歸耕裴公之言猶及此豈坐
李逢吉元稹故耶集中又有在太原題廳壁一絕
句云危事經非一浮榮得是空白頭官舍裏今日
又春風則此公膏中亦未得全爲無事人綠野之
游豈易得哉裴公固不特以文字名世然詩辭皆

整齊閑雅忠義端亮之氣凜然時見覽之每可喜也

裴晉公詩云飽食緩行初睡覺一甌新茗侍兒煎脫巾斜倚繩床坐風送水聲來耳邊公爲此詩必自以爲得志然吾山居七年享此多矣今歲新茶適佳夏初作小池導安樂泉注之得常熟破山重臺白蓮植其間葉已覆水雖無淙潺之聲然亦澄澈可喜此晉公之所誦詠而吾得之可不爲幸乎

歐陽文忠公在揚州作平山堂壯麗爲淮南第一堂

據蜀岡下臨江南數百里真潤金陵三州隱隱
可見公每暑時輒凌晨携客往遊遣人走邵伯
荷花千餘朶以盞盆分插百許盆與客相間遇酒
行卽遣妓取一花傳客以次摘其葉盡處則飲酒
往往侵夜載月而歸余紹聖初始登第嘗以六七
月之間館於此堂者幾月是歲大暑環堂左右老
木參天後有竹千餘竿大如椽不復見日色蘇子
瞻詩所謂稚節可專車是也寺有一僧年八十餘
及見公猶能道公時事甚詳邇來幾四十年念之

猶在目今余小池植蓮雖不多來歲花開當與山中一二客脩此故事

余家舊藏書三萬餘卷喪亂以來所亡幾半山居狹隘餘地置書囊無幾雨漏鼠齧日復蠹敗今歲出曝之閱兩旬纔畢其間往往多余手自抄覽之如隔世事因日取所喜觀者數十卷命門生等從旁讀之不覺至日昃舊得釀法極簡易盛夏三日輒成色如漣醴不減玉友僕夫爲作之每晚涼卽相與飲三杯而散亦俊盎然讀書避暑固是一佳事

况有此釀忽看歐文忠詩有一生勤苦書千卷萬事消磨酒十分之句慨然有當其心公名德著天下何感於此乎鄒湛有言如湛輩乃當如公言耳此公始退休之時寄北門韓魏公詩也

蘇子瞻在黃州作蜜酒不甚佳飲者輒暴下蜜水腐敗者爾嘗一試之後不復作在惠州作桂酒嘗問其二子邁過云亦一試之而止大抵氣味似屠蘇酒二子語及亦自撫掌大笑二方未必不佳但公性不耐事不能盡如其節度姑爲好事借以爲詩

通身金言
故世喜其名要之酒非麴蘖何可以他物爲之若不類酒孰若以蜜漬木瓜檀橙等爲之自可口不必似酒也劉禹錫傳信方有桂漿法善造者暑月極快羨凡酒用藥未有不奪其味况桂之烈楚人所謂桂酒椒漿者安知其爲美酒但土俗所尚今欲因其名以求羨亦過矣

王荆公不耐靜坐非臥卽行晚卜居鍾山謝公墩自山距州城適相半謂之半山畜一驢每食罷必口一至鍾山縱步山間倦則卽定林而嚙往往至口

具乃歸率以爲常有不及終往亦必跨驢中道而還未嘗已也余見蔡天啓薛肇明備能言之子瞻在黃州及嶺表每旦起不招客相與語則必出而訪客所與游者亦不盡擇各隨其人高下談諧放蕩不復爲畛畦有不能談者則強之說鬼 或辭無有則曰姑妄言之於是聞者無不絕倒皆盡歡而後去設一日無客則歉然若有疾其家子弟嘗爲予言之如此也吾獨異此固無二公經營四海之志但畏客欲杜門每坐輒終日至足痺乃起兩

巖相去無三百步閱數日纔能一往一榻所據如
荆公之睡則有之矣陶淵明云園日涉而成趣豈
仁人志士所存各異非余頽惰者所及乎萬法皆
從心生心苟不動外境何自而入雖寒暑可敵也
嬰兒未嘗求附火搖扇此豈無寒暑乎蓋不知爾
余見世有畏暑者席地袒裼終日遷徙求避百計
卒不得所欲而道塗之役正晝烈日衣以厚衲挽
車負擔馳騁不停竟亦無他但心所安爾近有道
人常悟住惠林得風痺疾歸寓許昌天寧寺足不
能行雖三伏必具三衣而坐自旦至暮未嘗欹偃
每食時弟子扶掖稍伸縮卽復跣趺如故室中不
置扇拱手若對大賓客而神觀澄穆膚理融暢疾
雖不差亦不復作如是七年一日告其徒語絕卽
化余嘗盛夏屢過之問重衣而不扇亦覺熱乎但
笑而不答夫心無避就雖嬰兒役夫猶不能累况
如若人者乎

盧鴻草堂圖舊藏中貴人劉有方家余往有慶曆中
摹本亦名手精妙猶記後載唐人題跋云相國鄒

平段公家藏圖書並用所歷方鎮印記咸通初余爲荊州從事與柯古同在蘭陵公幕下閱此軸今所歷歲祀倏踰二紀荐罹多難編軸尚存物在時遷所宜興嘆丁未年駕在岐山涿郡子暮記又書已酉歲重九日專謁大儀遂載覽閱累經多難頓釋愁襟子暮再題鄒平公段文公也柯古其子成式字也子暮不知何人涿郡蓋亦盧氏望蘭陵公或云蕭鄴其罷相出爲荊州節度使正咸通初成式終太常少卿則所謂大儀也丁未僖宗光啓二

年己酉昭宗龍紀元年此畫宣和庚子余在楚州爲賀方回取去不歸當時余方自許昌得請洞霄思卜築於此山之下視圖中草堂樾館桃煙磴巖翠亭等眇然若不可及今余東西兩巖略有亭堂十餘所比年松竹稍環合每杖策登山奇石森聳左右詰曲行雲霞中不知視鴻居爲如何但恨水泉不壯無雲錦池金碧潭耳謝康樂云良辰美景賞心樂事四者難并天下詠之以爲口實韓魏公在杜門作四并堂公功名富貴無一不滿所欲故

無時不可樂亦以是爲貴乎余遊行四方當其少時蓋未知光景爲可惜亦不以是四者爲難得也在許昌見故老言韓持國爲守每入春常日設十客之具於西湖旦以郡事委僚吏卽造湖上使吏之湖門有士大夫過卽邀之入滿九客而止輒與樂飲終日不問其何人也曾存之常以問公曰無乃有不得已者乎公曰汝少年安知此吾老矣未知復有幾春若待可與飲者而後從吾之爲樂無幾而春亦不吾待也余時年四十三猶未盡以爲然自今思之乃知其言爲有味也

近世學者多言中庸中庸之不可廢久矣何待今日非特子思言之堯之告舜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所謂人心者喜怒哀樂之已發者也道心者喜怒哀樂之未發者也人能治其心常於未發之前不爲其發之所亂則不流於人心而道心常存非所謂中乎通此說者不惟了然於性命之正亦自可以養生盡年素問以喜怒哀憂恐配肝心脾肺腎而更言其所勝所傷每使節

其過而養其正以全生保形夫性已得矣生與形固優爲之特論養生者分於五臟而吾儒一於心五臟非心孰爲之制是亦一道也往歲有方士劉淳珏年百歲餘乃以給使事夏英公余嘗見其爲蔡魯公言懲忿窒慾爲損之義甚有理蓋深於素問者嘉祐末有黥卒亦百餘歲不知其姓名時人以郝老呼之善醫自言授法於至人往來許洛間程文簡公尤厚禮之爲文簡診脉預告其死期於期歲之前不差旬日常語人年六十始知醫七十

而見素問每撫髀太息曰使吾早得此書與醫俱吾不死矣惜其見之晚而已傷者不可復也孔子曰仁者壽此固盡性之言何疑於醫乎

林下衲子談禪類以吾儒爲未盡彼固未知吾言之深然吾儒拒之亦太過易曰精氣爲物游魂爲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原始要終故知死生之說此何等語乎若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則因果報應之說亦未嘗廢也晉宋間佛學始入中國而

通身金詩 卷一
未知禪一時名流乃有爲神不滅之論又有非之者何其陋乎自唐言禪者寢廣而其術亦少異大抵儒以言傳而佛以意解非不可以言傳謂以言得者未必真解其守之必不堅信之必不篤且墮於言以爲對執而不能變通旁達爾此不幾吾儒所謂嘿而識之不言而信者乎兩者未嘗不通自言而達其意者吾儒世間法也以意而該其言者佛氏出世間法也若朝聞道夕可以死則意與言兩莫爲之礙亦何彼是之辨哉吾嘗爲其徒高勝

者言之彼亦心以爲然而有不得同者其教然也歐陽文忠公平生詆佛老少作本論三篇於二氏盖未嘗有別晚罷政事守亳將老矣更懼憂患遂有超然物外之志在郡不復事事每以閑適飲酒爲樂時陸子履知潁州公客也穎且其所卜居嘗以詩寄之頗道其意末云寄語瀛州未歸客醉翁今已作仙翁此雖戲言然神仙非老氏說乎世多言公爲西京留守推官時嘗與尹師魯諸人遊嵩山見蘇書成文有若神清之洞四字者他人莫見然

通志金言
苟無神仙則已果有非公等爲之而誰其言未足
病也公既登政路法當得墳寺極難之久不敢請
已乃乞爲道官凡執政以道官守墳墓惟公一人
韓魏公初見奏牘戲公曰道家以超昇不死爲貴
公乃使存丘壠之側老君無乃却辭行乎公不覺
失聲大笑

歐陽氏子孫奉釋氏尤嚴於宅士大夫家余在汝陰
嘗訪公之子斐於其家入門聞歌唄鍾磬聲自堂
而發斐移時出手猶持數珠諷佛名具謝今日適
齋日與家人共爲佛事方畢問之云公無恙時薛
夫人已自爾公不禁也及公薨遂率其家無良賤
悉行之汝陰有老書生猶及從公游爲予言公晚
聞富韓公得道於淨慈本老執禮甚恭以爲富公
非苟下人者因心動時與法師住薦福寺所謂顯
華嚴者本之高第公稍從問其說顯使觀華嚴讀
未終而薨則知韓退之與大顛事真不誣公雖爲
世教立言要之其不可奪處不唯少貶於老氏雖
佛亦不得不心與也

白樂天集自載李浙東言海上有仙館待其來之說
作詩云吾學空門非學仙恐君此說是虛傳海山
不是吾歸處歸則須歸堯率天頃讀盧肇逸史記
此事差詳李浙東李君稷也會昌初爲浙東觀察
使言有海賈遭風飄海中一大山視其殿榜曰蓬
萊旁有一院扃鎖甚嚴花木盈庭中設几案或人
告之曰此白樂天院在中國未來耳唐小說事多
誕此旣自見於樂天詩當不謬近世多傳王平甫
館宿夢至靈芝宮亦自爲詩紀之曰萬頃波濤木

棊飛笙歌宮殿號靈芝揮毫不似人間世長樂鍾
聲夢覺時與白樂天院絕相類乃知天地間英靈
之氣亦無幾爲人爲仙不在此則在彼更去迭來
無足恠者

蘇子瞻亦喜言神仙元祐初有東人喬全自言與晉
賀水部游且言賀嘗見公密州道上意若欲相聞
子瞻大喜全時客京師貧甚子瞻索囊中得二十
緡卽以贈之作五詩使全寄賀子由亦同作全去
訖不復見或傳妄人也晚因王鞏又得姚卅元者

尤竒之直以爲李太白所作贈詩數十篇姚本京師富人王氏子不肖爲父所逐事建隆觀一道士天資慧因取道藏徧讀或能成誦又多得其方術丹藥大抵好大言作詩間有放蕩竒譎語故能成其說浮沉淮南屢易姓名子瞻初不能辯也後復其姓名王繹崇寧間余在京師則已用技術進爲醫官矣出入蔡魯公門下醫多竒中余猶及見其與魯公言從子瞻事且云海上神仙宮闕吾皆能以說致之可使空中立見蔡公亦微信之坐事編

置楚州梁師成從求子瞻書帖且薦其有術宣和末復爲道士名元城力詆林靈素爲所毒嘔血死張平子作歸田賦興意雖蕭散然序所懷乃在仰飛纖繳俯瞰清流落雲間之逸禽懸清淵之魴鱸吾謂釣弋亦何足爲樂人生天地之間要與萬物各得其欲不但適一已也必殘暴禽魚以自快此與馳騁弋獵何異如陶淵明言携幼入室有酒盈樽悅親戚之情話樂琴書以消憂此真得事外之趣讀之能使人盎然覺其左右草木無情物亦皆舒

通身錄言 卷上
暢和豫乎子本見漢室多事欲去以遠禍未必志
在田園姑有激而言耳宜其發於膏中者與淵明
不類也

楊子雲言谷口鄭子真耕乎巖石之下名震于京師
世以爲賢吾謂子真非真隱遁者也使真方且遜
名未暇尚何京師之聞乎若司馬季主李仲元乃
當近之然猶是世間知有是人也彼世所不得知
如哭龔勝老人言龔生竟天天年非吾徒者或其
人乎乃知此一流世固未嘗乏亦不必在山林巖

穴也自晨門荷蓀長沮桀溺之徒孔子固志之矣
雖其道不可以訓天下非孔子所得與然每相與
聞而載其言亦微以示後世也但士之涉世者欲
爲此不可得能爲黃叔度其猶庶幾乎益雖未嘗
絕世而世終不能爲之累所謂汪汪若萬頃波者
非郭林宗無以知之似優於子真管幼安亦其次
也此二三人者幸生孔孟時必皆有以處之自唐
而後不復有此類往往皆流入爲浮屠氏故其間
傑然有不可拔者惜其非吾黨難與竝論吾謂雲

門臨濟趙州數十人雖以爲晨門荷蓀之徒可也
白樂天與楊虞卿爲姻家而不累於虞卿與元稹
牛僧孺相厚善而不黨於元稹僧孺爲裴晉公所
愛重而不因晉公以進李文饒素不樂而不爲文
饒所深害者處世如是人亦足矣推其所由得惟
不汲汲於進而志在於退是以能安於去就愛憎
之際每裕然有餘也自刑部侍郎以病求分司時
年總五十八自是蓋不復出中間一爲河南尹期
年輒去再除同州刺史不拜雍容無事順適其意

而滿足其欲者十有六年方大和開成會昌之間
天下變故所更不一元稹以廢黜死李文饒以讒
嫉死雖裴晉公猶懷疑畏而牛僧孺李宗閔皆不
免萬里之行所謂李逢吉令狐楚李珣之徒泛泛
非素與游者其水炭低昂未嘗有虛日顧樂天所
得豈不多哉然吾猶有微恨似未能全忘聲色杯
酒之類賞物太深若猶有待而後遣者故小蠻樊
素每見於歌詠至甘露十家之禍乃有當君白首
同歸日是我青山獨往時之句得非爲王涯發乎

通身金言 卷一 十五
覽之使人太息空花妄想初何所有而况寃親相
尋繳繞何已樂天不唯能外世故固自以爲深得
於佛氏猶不能曠然一洗電掃水釋於無所有之
地習氣難除至是要之若飄瓦之擊虛舟之觸莊
周以爲至人之心也宜乎

世言歙州具文房四寶謂筆墨紙硯也其實三耳歙
本不出筆蓋出於宣州自唐惟諸葛一姓世傳其
業治平嘉祐前有得諸葛筆者率以爲珍玩云一
枝可敵宅筆數枝熙寧後世始用無心散卓筆其

風一變諸葛氏以三副力守家法不易於是浸不
見貴而家亦衰矣歙州之三物硯久無良材所謂
羅文眉子者不復見惟龍尾石捍堅拒墨與凡石
無異歐文忠作硯譜推歙石在端石上世多不然
之蓋各因所見爾方文忠時二地舊石尚多豈公
所有適歙之良而端之不良者乎紙則近歲取之
者多無復佳品余素自不喜用蓋不受墨正與麻
紙相反雖用極濃墨終不能作黑字惟黃山松豐
腴堅績與他州松不類又多漆古未有用漆烟者

三十年來人始爲之以松清漆並燒余大觀間令
墨工高慶和取煤於山不復計其直又嘗被命館
三韓使人得其貢墨碎之參以三之一旣成潘張
二谷陳瞻之徒皆不及喪亂以來雖素好事者類
不盡留意於諸物余頃有端硯三四枚奇甚杭州
兵亂亾之慶和所作墨亦無遺每用退墨硯磨不
黑滯筆墨如以病目剝負御老鈍馬

世不留意墨者多言未有不黑何足多較此正不然
黑者正難得但未嘗細別之耳不論古墨惟近歲
潘谷親造者黑它如張谷陳瞻與潘使其徒造以
應人所求者皆不黑也寫字不黑視之耄耄然使
人不快意平生嗜好屏除略盡惟此物未能忘數
年來乞墨於人無復如意近有授余油烟墨法者
用麻油燃密室中以一瓦覆其上卽得煤極簡易
膠用常法不多以外料參之試其所作良佳大抵
麻油則黑桐油則不黑世多以桐油賤不復用麻
油故油烟無佳者

宣和初有潘衡者賣墨江西自言嘗爲子瞻造墨海

通身錄言 卷一
上得其秘法故人爭趨之余在許昌見子瞻諸子
因問其季子過求其法過大笑曰先人安有法在
儋耳無聊衡適來見因使之別室爲煤中夜遺火
幾焚廬翌日煨燼中得煤數兩而無膠和取牛皮
膠以意自和之不能挺磊塊僅如指者數十公亦
絕倒衡因是謝去蓋後別自得法借子瞻以行也
衡今在錢塘竟以子瞻故售墨價數倍於前然衡
墨自佳亦由墨以得名尤用功可與九華朱僅上
下也

慶曆後歐陽文忠以文章擅天下世莫敢有抗衡者
劉原甫雖出其後以博學通經自許文忠亦以是
推之作五代史新唐書凡例多問春秋於原甫及
書梁入閣事之類原甫卽爲剖析辭辨風生文忠
論春秋多取平易而原甫每深言經旨文忠有不
同原甫間以謔語酬之文忠又不能平原甫復
忤韓魏公終不得爲翰林學士將死戒其子弟無
得遽出其集曰後百餘年世好定當有知我者故
貢父次其集藏之不肯出私謚曰公是先生貢父

平生亦好諧謔慢侮公卿與王荆公素厚坐是亦相失及死子弟次其文亦私謚曰公非先生原甫百七十五卷貢父五十卷

宜興善權張公兩洞天天下絕境也壬子夏余罷建康歸大雨中枉道過之張公洞有觀訪其舊事惟南唐李氏時碑言張道陵嘗居爾善權有咸通八年昭義軍節度使李贛贖寺碑蓋嘗廢於會昌中贛以已俸贖之贛自言太和中嘗於此親見白龍自洞中出洞之勝處不可盡名但恨通明處少略行

三十步卽須秉火而後可見大抵與張公洞相似贛當時藩鎮名迹今見於史而略無有惟碑先載贛奏狀後具勅書二中書門下牒牒奉勅云云宜於所奏仍令浙西觀察使速准此處分牒至准勅故牒與今尚書省行事不同今四方奏請事出有司者畫旨付逐部符下因人以請者以劄子直付其人而逐部兼行尚書省皆不自行也勅後列平章事十人稱司徒者三一日崔二曰杜三曰令狐稱司徒兼太保不出姓旁書使者一稱左僕射杜

通身錄言 卷上 十九
者一稱司空夏侯者一皆帶檢校不名司徒杜者
棕也令狐者絢也左僕射杜者審權也司空夏侯
者攷也此皆以平章事故繫姓有稱中書侍郎兼
刑部尚書路者蠟也門下侍郎兼戶部尚書曹者
確也中書侍郎兼工部尚書盧者商也此皆見宰
相也七人與史皆合惟司徒崔與司徒兼太保無
姓及曹確後有工部尚書常旁書使亦當爲又見
宰相三人紀其表皆不載不應有遺脫此不可解
余家藏碑千餘帙多得前世故事與史違悞嘗爲
金石類考五十卷此後所得不及錄也

士大夫於天下事苟聰明自信無不可爲惟醫不可
強本朝公卿能醫者高文莊一人而已充長於傷
寒其所從得者不可知矣而孫兆杜壬之徒始聞
其緒餘猶足名一世文莊鄆州人至今鄆多醫充
工傷寒皆本高氏余崇寧大觀間在京師見董汲
劉寅輩皆精曉張仲景方術試之數驗非江淮以
來俗工可比也子瞻在黃州蘄州醫龐安常亦善
醫傷寒得仲景意蜀人巢谷出聖散子方初不見

於世間醫書自言得之於異人凡傷寒不問證候如何一以是治之無不愈子瞻竒之爲作序比之孫思邈三建散雖安常不敢非也乃附其所著傷寒論中天下信以爲然疾之毫釐不可差無甚於傷寒用藥一失其度則立死者皆是安有不問證候而可用者乎宣和後此藥盛行於京師太學諸生信之尤篤殺人無數今醫者悟始廢不用巢谷本任俠好竒從陝西將韓存寶出入兵間不得志客黃州子瞻以故與之游子瞻以谷竒俠而取其

方天下以子瞻文章而信其言事本不相因而趨名者又至於忘性命而試其藥人之惑蓋有至是也

天下之禍莫甚於殺人爲陰德者亦莫大於活人世多傳元豐間有監黃河埽武臣射殺埽下一龜未幾死而還魂云爲龜訴於陰府力自辯龜數敗埽以其職殺之故得免而陰官韓魏公也冥間呼爲真人余始不信後得韓氏家傳載其事云裕陵所宣諭乃不疑且殺一龜猶能訴而况人乎兵興以

來士大夫多喜言兵人人自謂有將略且相謂必
敢於殺人余蓋聞而懼也兵事雖以嚴終而孫武
著書列智仁信勇嚴五物而不以嚴先四者蓋孫
武猶知之書所謂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
功者臨敵誓師之言非平居御衆之辭世每託此
以爲說亦未之思也

余在許昌歲適大水災傷西京尤甚流殍自鄧唐入
吾境不可勝計余盡發常平所儲奏乞越常制賑
之幾十餘萬人稍能全活惟遺弃小兒無由皆得

之一日詢左右曰人之無子者何不收以自畜乎
曰人固願得之但患旣長或來歲稔父母來識認
爾余爲閱法例凡因災傷遺弃小兒父母不得復
出乃知爲此法者亦仁人也夫彼旣弃而不育父
母之恩則已絕若人不收之其誰與活乎遂作空
券數千具載本法印給內外廂界保伍凡得兒者
使自言所從來明書於券付之略爲籍記使以時
上其數給多者賞且分常平餘粟貧者量授以爲
資事定按籍給券凡三千八百人皆奪之溝壑置

之襁褓此雖細事不足道然每以告臨民者恐緩急不知有此法或不能出此術也

老子莊列之言皆與釋氏暗合第學者讀之不精不能以意通爲一古書名篇多出後人故無甚理老氏別道德爲上下篇其本意也若逐章之名則爲非矣惟莊列似出其自名何以知之莊子以內外自別內篇始於逍遙遊次齊物又其次養生主然後曰人間世繼之以德充符應帝王而篇盡矣列子不別內外而首名其篇曰天瑞瑞與符比言非

相謀而相同自養生主而上釋氏言出世間法也自人間世而下人與天有辯矣夫安知有昭然而一契者莊子謂之符列子謂之瑞釋氏有言信心而相與然許謂之印可者其道一也自熙寧以來學者爭言老莊又參之釋氏之近似者與吾儒更相附會是以虛誕矯妄之弊語實學者群起而攻之此固學者之罪然知此道者亦不可人人皆責之也逍遙游何以先齊物曰見物之不齊而後齊之者是猶有物也若物未嘗有物則不待齊而與

適則無往而不逍遙矣養生主何以次齊物生者
我也物者彼也此中庸所謂盡已之性而後盡物
之性者克之則可贊天地之化育然則是亦世間
法耳何足爲出世間法乎曰非也氣之爲雲也雲
之爲雨也由地而升者也方雲雨之在上謂之地
可乎及其降於地則亦雨而已列子言其全莊子
言其別此列子所以混內外而直言天瑞莊子列
其序而後見其符合是三者而更爲用則天與人
莫之有間矣吾爲舉子時不免隨衆讀此二書心

獨有見於此爲丹徒尉甘露仲宣師授法於圓照
本父從佛印了元游得其聰明妙解吾常爲言之
每撫掌大笑默以吾說爲然俯仰四十年今老矣
欲求如宣者時與論方外之事未之得也

莊子言舉天下譽之不加勸舉天下非之不加沮又
曰與其譽堯而非桀不若兩忘而化其道自我言
雖天下不能易自人言雖堯桀無與辨處毀譽者
如是亦足矣乎曰此非忘毀譽之言不勝毀譽之
言也夫莊周安知有毀譽哉彼蓋不勝天下之顛

倒反覆於名實者故激而爲是言耳孔子曰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毀譽之來不考其實而逆以其名折之以求其當雖三代無是法也進九官者視其所譽以爲賢斥四凶者審其所不與爲罪如是而已矣此中道而人之所常行也至於所不能勝則孔子亦無可奈何置之而不言置而不言與夫無所勸沮而忘之皆所以深著其不然也孔子正言之莊周激言之其志則一爾叔孫武叔毀孔子於朝何傷於孔子乎



士大夫固不可輕言醫然人疾苟無大故貧不可得藥能各隨其證而施之亦不爲小補蓋疾雖未必死無藥不能速愈呻吟無聊者固可憫其不幸遲延苟變而生他證因以致死者多矣方其急時有以濟之雖謂之起死可也今列郡每夏歲支係省錢二百千合藥散軍民韓魏公爲諫官時所請也爲郡者類不經意多爲庸醫盜其直或有藥而不及貧下人余在許昌歲適多疾使有司修故事而前五歲皆忘不及舉可以知其怠也遂併出千緡



市藥材京師余親督衆醫分治率幕官輪日給散
蓋不以爲臧而責之人人皆喜從事此何憚而不
爲乎自余居此山常欲歲以私錢百千行之於一
鄉患無人主其事余力不能自爲每求僧或淨人
中一二成余志未能也然今年余家婢多疾視藥
囊嘗試有驗者審其證用之十人而十愈終幸推
此以及鄰里乎陸宣公在忠州集古方書五十篇
史云避謗不著書故事爾避謗不著書可也何用
集方書哉或曰忠州邊蠻夷多瘴癘宣公多疾蓋

將以自治尤非也宣公豈以一已爲休戚者乎是
殆援人於疾若死亡而不得者猶欲以是見之在
它人不可知若宣公此志必矣古之名醫扁鵲和
緩之術世不得知自張仲景華佗胡洽深師徐彥
伯有名一世者其方術皆醫之六經其傳直至於
今皆後之好事者纂集之力也孫真人爲千金方
兩部說者謂凡修道養生者必以陰功協濟而後
可得成仙思邈爲千金前方時已百餘歲固以妙
盡古今方書之要獨傷寒未之盡似未盡通仲景

之言故不敢深論後三十年作千金翼論傷寒者居半蓋始得之其用志精審不苟如此今通天下言醫者皆以二書爲司命也思邈之爲神仙固無可疑然唐人猶記中間有用蝨蟲水蛭之類諸生物命不得升舉天之惡殺物者如是則欲活人者豈不知之况宣公之志乎

古方施之富貴人多驗貧下人多不驗倍方施之貧下人多驗富貴人多不驗吾始疑之乃卒然而悟曰富貴人平日自護持甚謹其疾致之必有漸發

於中而見於外非以古方術求之不能盡得貧下人驟得於寒暑燥濕饑飽勞逸之間者未必皆真疾不待深求其故苟一物相對皆可爲也而古方節度或與之不相契今小人無知疾苟無大故但意所習熟知其疾服其藥得百錢嚮之市人無不愈者設與之以非其所知蓋有疑而不肯服者矣况古方分劑湯液與今多不同四方藥物所產及人之稟賦亦異素問有爲異法方法立論者言一病治各不同而皆愈卽此理推之以倍方治庸倍

人亦不可盡廢也

今歲熱甚聞道路城市間多昏仆而死者此皆虛人
勞人或饑飽失節或素有疾一爲暑氣所中不得
泄則關竅皆窒非暑氣使然氣閉塞而死也產婦
嬰兒尤甚古方治暑無他法但用辛甘發散疏導
心氣與水流行則無能害之矣因記崇寧己酉歲
余爲書局時一養僕爲馳馬至局中忽仆地氣卽
絕急以五苓大順散等灌之皆不驗已踰時同舍
王相使取大蒜一握道上熱土雜研爛以新水和

之瀘去滓劑其齒灌之有頃卽蘇至暮此僕復爲
余御而歸乃知藥病相對有如此者此方本徐州
沛縣城門忽有板書釘其上或傳神仙欲以救人
者沈存中王聖俞皆著其說而余親驗之

滕達道爲范文正公門客文正奇其才謂他日必能
爲帥乃以將略授之達道亦不辭然任氣使酒頡
頏公前無所顧避久之稍遨遊無度侵夜歸必被
酒文正雖意不甚樂終不禁也一日伺其出先坐
書室中熒然一燈取漢書默讀意將以愧之有頃

達道自外至已大醉見公長揖曰讀何書公曰漢書卽舉手攘袂曰高帝何如人也公微笑徐引去然愛之如故章子厚嘗館一太學生在門下元豐末學者正崇虛誕子厚極惡之適至書室見其講易畧問其說其人縱以性命荒忽之言爲對子厚大怒曰何敢對吾亂道亟取杖命左右擒欲擊之其人哀鳴乃得釋達道後卒爲名臣多得文正規模故子瞻挽詞云高平風烈在而子厚所欲杖者紹聖間爲相亦使爲館職然終無聞焉文正之待

士與子厚之暴雖有間然要之亦各因其人爾宣和間道術旣行四方矯僞之徒乘間因人以進者相繼皆假古神仙爲言公卿從而和之信而不疑有王資息者淮甸間人寔狂妄言師許旌陽王老志者濮州人本出胥史言師鍾離先生劉棟者棣州人嘗爲舉子言師韓君文三人皆小有術動人資息後有罪誅死棟爲直龍圖閣宣和末林靈素敗乞歸唯老志狡獪有智數不肯爲已甚館於蔡魯公家自言鍾離先生日相與往來自始至卽日

求去每戒魯公速避位若將禍及者魯公頗信之
或言此反而求奇中者也一日苦口爲魯公言其
故翌日魯公見之輒瘖不能言索紙書云其師怒
泄天機故瘖之魯公爲是力請乃能於盛時遽自
引退魯公有妾爲尼嘗語余親見老志事魯公每
聞其言亦懼常密語所親妾喟然云吾未知他日
竟如何惜其聽之不果也

劉貢父言杜子美詩所謂功曹非復漢蕭何以爲誤
用鄧禹事雖近似然鄧氏子何不掾功曹是光武

語非鄧禹實爲功曹則子美亦未必誠用此事今
日見王洋舍人云漢書高帝紀言蕭何爲主吏孟
康注主吏功曹也吾初不省取閱之信然則知子
美用事精審未易輕議

蘇明允本好言兵見元昊叛西方用事久無功天下
事有當改作因挾其所著書嘉祐初來京師一時
推其文章王荆公爲知制誥方談經術獨不嘉之
屢詆於衆以故明允惡荆公甚於仇讐會張安道
亦爲荆公所排二人素相善明允作辨姦一篇密

獻安道以荆公比王衍盧杞而不以示歐文忠荆公後微聞之因不樂子瞻兄弟兩家之隙遂不可解辨姦久不出元豐間子由從安道辟南京請爲明允墓表特全載之蘇氏亦不入石比年少傳於世荆公性固簡率不緣飾然而謂之食狗彘之食囚首喪面者亦不至是也韓魏公至和中還朝爲樞密使時軍政久弛士卒驕惰欲稍裁制恐其忤怨而生變方陰圖以計爲之會明允自蜀來乃探公意遽爲書顯載其說且聲言教公先誅斬公覽

之大駭謝不敢再見微以咎歐文忠而富鄭公當國亦不樂之故明允久之無成而歸累年始得召辭不至而爲書上之乃除試祕書省校書郎時魏公已爲相復移書魏公訴貧且老不能從州縣待改官譬豫章橘柚非老人所種且言天下官豈以其故冗耶歐文忠亦爲言遂以霸州文安縣主簿同姚闢編脩太常田疇禮云

楊文公談苑載周世宗嘗爲小詩示竇儼儼言今四方僭僞主各能爲之若求工則廢務不工則爲所

窺世宗遂不復作度當時所作詩必不甚佳故儼云爾非世宗英偉識帝王大略豈得不以儼言爲忤又安能卽弃去信爲天下者在此不在彼也安祿山亦好作詩作櫻桃詩云櫻桃一籃子 半青一半黃一半寄懷王一半寄周贄或請以一半寄周贄句在上則協韻祿山怒曰豈肯使周贄壓我兒耶因讀祿山事迹及之聊發千載一笑

唐書載陸餘慶與趙正固盧藏用陳子昂杜審言宋之問畢御名郭襲微司馬子微釋懷一爲方外十友正固襲微名迹不甚顯審言之問輦皆一時文士傑出子微超然物外懷一又佛氏人固患交游多則多事然亦何可盡絕誠使有審言之問之徒賦詩論文子微談方外之事懷一論釋氏之說朝夕相與從容於無事之境其樂豈可旣乎史言方武后中宗時士多暴貴驟顯其禍敗誅死亦不旋踵獨餘慶官太子詹事雖不甚顯訖無咎悔觀其所處若此世間憂患其孰能累之吾去市朝又竄迹深山窮谷之間不復與當世士相接士亦莫肯

從吾游獨念有如此十人者或可庶幾餘慶之志而唯故人子二三輩與門生時時相過文采議論燦然可觀求子微俛一盖沅江九肋也餘慶有子璪爲中書令蕭高所知嵩罷宰相後來者使陰求其短璪乃曰與人父過且不可言而况無有乎蓋璪猶有餘慶風烈甘諸兒雖碌碌亦若修謹厚重者尚能推吾志爲陸璪否耶

道士楊大均蔡州人善醫能默誦素問本草及兩部千金方四書不遺一字與人治病診脉不出藥但

云此病若何當服何藥是在千金某部第幾卷卽取紙書授之分兩不少差余在蔡州親見其事類若此余嘗問素問有記性者或能誦本草則固難矣若干金但藥名與分兩劑料此有何義而可記乎大均言古之處方皆因病用藥精深微妙苟通其意其文理有甚於章句偶儷一見何可忘也大均本染家子事父孝醫不受賕謝積其齋施之餘葬內外親三十八喪方宣和間道教盛行自匿名迹惟恐人知蔡魯公聞之親手以書延致使者數

十返不得已一往留數日即歸不受一錢余在南
京嘗許余避難來山中未及行而虜陷蔡州後聞
虜知其名厚禮之與之俱去今不知存亡使其果
來雖未可遽爲司馬子微此亦一勝士也因論餘
慶事悵然懷之

晉人貴竹林七賢竹林在今懷州修武縣初若欲避
世遠禍者然反由此得名嵇叔夜所以終不免也
自東漢末世人以名節爲重而三君八顧之論起
及黨錮興天下豪傑無一人全者孔北海雖不在

其間而不容於曹操亦坐名高故也當時雍容隱
顯皆不失其操者惟管幼安爾七人如向秀阮咸
亦碌碌常材無足道但依附此數人以竊聲譽山
巨源自有志於世王戎尚愛錢豈不愛官故天下
少定皆復出巨源豈戎比哉而顏延之槩黜此二
人乃其躁忿私情非爲人而設也唯叔夜似真不
屈於晉者故力辭吏部可見其意又魏宗室壻安
得保其身惜其不能深默絕去圭角如管幼安則
庶幾矣阮籍不肯爲東平相而爲晉文帝從事中

郎後卒爲公卿作勸進表若論於嵇康前自宜杖死顏延之不論此而論濤戎可見其陋也

高僧傳略載孫綽道賢論以當時七僧比七賢竺法護比山巨源帛法祖比嵇叔夜竺法乘比王濬中竺法深比劉伯倫支道林比向子期竺法蘭比阮嗣宗于道邃比仲容各以名迹相類者爲配惜不見全文七人支道林最著其餘亦班班見世說晉人本超逸更能以佛理佐之宜其高勝不凡但恨當時未有禪經文傳者亦未廣猶以老莊爲宗竺

法深王敦之弟賢於王氏諸人遠矣卽支遁求買沃州報之未聞巢由買山而隱者蓋遁猶輸此一著想見其人物也

陸機以齊王問矜功自伐作豪士賦刺之乃託身於成都王穎謂可康隆晉室此在恩怨愛憎之間爾處危亂之世而用心若此又濟之以貪權喜功雖欲苟全可乎機初入朝盧志問陸遜陸抗於君遠近機曰如君於盧毓盧珽旣起陸雲曰殊邦遐遠客王未相悉何至於此機曰我祖父名播四海豈

不知耶晉史以爲議者以此定二陸優劣意機優乎雲優乎度晉史意不書於雲傳而書於機傳蓋謂機優也以吾觀之機不逮雲遠矣人斥其祖父名固非是吾能少忍未必爲不孝而亦從而斥之一言之間志在報復而自忘其過尚能置大恩怨乎若河橋之敗使機所怨者當之亦必殺矣雲愛士不競真有過機者不但此一事方穎欲殺雲遲之三日不決以趙王倫殺趙浚赦其子驤而復擊倫事勸穎殺雲者乃盧志也兄弟之禍志應有力哀哉人惟不爭於勝負強弱而後不役於恩怨愛憎雲累於機爲可痛也

阮籍旣爲司馬昭大將軍從事聞步兵厨酒美復求爲校尉史言雖去職常游府內朝晏必預以能遺落世事爲美談以吾觀之此正其詭譎佯欲遠昭而陰實附之故示戀戀之意以重相諧結小人情僞有千載不可掩者不然籍與嵇康當時一流人物也何禮法疾籍如仇昭則每爲保護康乃遂至於籍何以獨得於昭如是耶至勸進

之文真情乃見籍著大人論比禮法士爲群蟲之處視中吾謂籍附昭乃視中之蟲但偶不遭火焚耳使王凌毋丘儉等一得志籍尚有噍類哉

洛陽伽藍記載河東人劉白墮善釀酒雖盛夏曝之日中經旬不壞今玉友之佳者亦如是也吾在蔡州每歲夏以其法造寄京師親舊陸走七程不少變又嘗以餉范德孺於許昌德孺愛之藏其一壺忘飲明年夏復見發視如新者白墮酒當時謂之鶴觴謂其可千里遺人如鶴一飛千里或曰騎驢

酒當是以驢載之而行也白墮乃人名子瞻詩云獨看紅葉傾白墮恐難便作酒用吳下有饌鵝設客用王逸少故事言請過共食右軍相傳以爲戲傾曰白墮得無與食右軍爲偶耶

續漢禮儀志記歲八月民年八十賜玉杖端以鳩爲飾鳩者不噎之鳥欲老人不噎而風俗記又言漢高帝與項籍戰京索間兵敗伏叢薄中有鳩鳴其上追者不疑得免卽位作鳩杖賜老人此絕無稽考高祖雖敗其肯伏叢薄耶余親戚有爲光州守

遊身金言 卷一
得古銅鳩一大半掌許俯首歛翼具尾足若蹲伏
腹虛其中有圈穿腹正可受杖制作甚工以遺余
疑卽漢鳩杖之飾因以爲杖良是首輕而尾重舉
之則探前偃後蓋如此乃可取力此所以佐老人
也

陸希聲所隱君陽山或曰願山在宜興湖汙今金沙
寺其故宅也建炎己酉春虜犯維揚余從大駕渡
江夜相失從吏皆亡去與劉希范徒步間道至
常州南遇潰兵欲爲劫遮余二人不得去適有小

校馳馬自旁過則余錢塘舊麾下也亟下拜餘卒
乃其所隸亟叱去挽小舟授予教使入荆溪走長
興是日微小校幾不免夜抵湖汙因求宿金沙寺
中夕不能寐起行寺外月色翳翳然因記希聲舊
廬時予慕此山久矣望之若不可得安知今乃與
汝曹從容燕息且六七年乎余家有希聲自著君
陽山記一卷叙其景物亭館略有二十餘處如輞
川卽爲兵火所焚毀矣後爲相旣罷迫鳳翔李茂
貞兵避難死道上蓋不能終有其居也希聲材本

無他長隱操亦無可錄故不量力幸於苟得以喪
其身與朱朴陸魯望同召其志趣略與朱朴相類
尚不如魯望能辭行卽老甫里也方閑居時內供
奉僧誓光以善書得幸常從希聲授筆法祈使援
已乃以詩寄之云筆下龍蛇似有神天池雷雨變
逡巡寄言昔日不龜手應念江頭泝潞人誓光卽
以名達貴倖乃得召昭宗末年求士甚急其志良
可哀觀其傾倒於朱朴則待希聲宜亦然不得已
取之左右正坐盧攜崔緇郎輩不能致天下賢者

故爾然所獲乃如希聲能無愧其君子誓事亦見
楊文公談苑國初去唐未遠猶有所傳聞文公之
言宜可取信而脩新唐書無取以獻者故傳辭甚
略後世猶得借其山以爲重也

杜子美詩云張公一生江海客身長九尺鬚眉蒼徵
起適值風雲會扶顛始知籌策良此謂張鎬也舊
史載鎬風儀偉岸廓落有大志好談王霸大略讀
子美詩尚可想見其人杜周士人物志云至德初
詔朝臣各舉所知蕭昕爲起居舍人薦鎬以褐衣

通鑑卷一百一十一
三十一
召見拜左拾遺來瑱爲贊善大夫鎬薦材堪將帥
唐書鎬瑱傳皆不載而鎬傳云天寶末揚國忠執
政求天下士爲已重聞鎬材薦之釋褐 拜左拾
遺二書言鎬得官略同若天寶末果已用於國忠
則至德初安得更爲所薦耶國忠爲相在天寶十
二載去亂先一年正淫泆極惡之際豈知以天下
士爲重亦非子美所謂徵起適值風雲會者也至
瑱傳乃云始用張垵薦爲潁川太守以母憂去祿
山反再用張垵薦奪喪復爲潁川今紀書瑱自贊

善大夫爲潁川太守在天寶十四載卽至德元年
祿山反後與人物志合是鎬方起家何能及瑱而
張垵兄弟自京師陷卽從祿山未嘗見明皇亦何
爲復薦瑱史於瑱事繆誤如此則鎬之失無足怪
所亦可謂知人矣所本篤厚長者造次不失臣節
此二事尤竒特恨史不能表出之天下多士左右
近臣皆能爲國得將相如所亂何足平也

元次山父延祖爲春陵丞輒弃官去曰人生衣食可
適饑飽不宜復有所須每灌園掇薪以爲有生之

遊金言 卷一 四十一
役外此吾不思也余少觀此未嘗不三復其言今
叨冒已過多乃得復行延祖之志自安一壑其愧
之深矣然安祿山反延祖召次山等戒之曰而曹
逢世多故不得自安山林勉勵名節無近羞辱則
知古之君臣父子相期亦不必皆出一道但問義
所安否如何故次山出舉進士制科慨然以當世
爲念隨其所爲皆有以表見豈延祖亦固知次山
可語是耶余老矣自度無補於世但恨汝等材不
逮次山不敢爲延祖之言今從吾於此固善苟自
激昂雖州縣簿書米鹽之役粗有一事可施於民
亦不禁汝曹仕也若非其義雖一日九遷不特爲
士者耻之正恐不免羞辱亦延祖之所畏也

蘇州白樂天手植檜在州宅後池 光亭前余政和
初嘗見之已槁瘁高不滿二丈意非四百年物真
僞未知也後爲朱冲取獻聞槁死於道中乃以他
檜易之禁中多不知又有言華亭悟空禪師塔前
檜亦唐物詔冲取之檜大不可越橋梁乃以大舟
卽華亭泛海出楚州以入汴卽行一日張帆風猛

檜枝與帆低昂不可制舟與人皆沒長興大雄寺
陳霸先宅庭亦有大檜中空裂爲四枝蔭半庭質
如金石相傳以爲霸先所植又欲取以獻會聞悟
空檜沉海乃已賢者因物幸託以不朽然此三檜
一槁死於道一沉於海一僅以免蓋欲爲道旁檜
株不可得也

前輩嘗記太宗命待詔蔡裔增琴阮絃各二皆以爲
然獨朱文濟執不可帝怒屢折辱之樂成以示文
濟終不肯彈二樂後亦竟廢不行崇寧初大樂闕

徵調有獻議請補者併以命教坊燕樂同爲之太
使丁仙現云音已久亾非樂工所能爲不可以意
妄增徒爲後人笑蔡魯公亦不喜蹇授之嘗語予
云見元長屢使度曲皆辭不能遂使以次樂工爲
之踰旬獻數曲卽今黃河清之顛而聲終不諧末
音寄殺他調魯公本不通聲律但果於必爲大喜
亟召衆工按試尚書少庭使仙現在傍聽之樂闕
有得色問仙現何如仙現徐前環顧坐中曰曲甚
好只是落韻坐客不覺失笑

鄭處誨明皇雜錄記張曲江與李林甫爭牛仙客實封時方秋上命高力士以白羽扇賜之九齡惶恐作賦以獻意若言明皇以忤旨將廢黜故方秋賜扇以見意新書取載之本傳據曲江集賦序云開元二丁四年盛夏奉勅大將軍高力士賜宰相白羽扇九齡與焉則非秋矣且通言宰相則林甫亦在非特爲曲江而設也所謂縱秋氣之移奪終感恩於篋中者彼自知仙客之忤而懼林甫之讒故因致意爾不然帝果將廢黜而迫之以扇不亟引退猶獻賦云云乃是故戀不忍去託祈哀以幸其容尚何足爲曲江哉此正君子大節進退而一之誤遂使善惡相反不可不辨乃知小說記事非耳目所接安可輕書也

祖宗故事進士廷試第一人及制科一任回必入館然須用人薦且試而後除進士聲律固其習而制科亦多由進士故皆試詩賦一篇唯富鄭公以茂材異等起布衣未嘗歷進士旣召試乃以不能爲詩賦懇辭詔試策論各一自是遂爲故事制科不

試詩賦自富公始至子瞻復不試策

而論三篇

人欲常和豫快適莫若使育中秋毫無所歎孟子言
仰不愧天俯不忤人爲一樂此非身履之無以知
聖賢之言爲不妄也吾少從峽州一老先生樂君
嘉問學樂君好舉東海延篤書語人曰篤云吾昧
爽梳櫛坐於客堂朝則誦義文之易虞夏之書歷
姬旦之典禮覽仲尼之春秋夕則逍遙內階詠詩
南軒百家衆氏投間而作不知天之爲蓋地之爲
輿不知世之有人已之有軀其所以然者乃在於
自束修以來爲人臣不陷於不忠爲人子不陷於
不孝上交不諂下交不瀆因自謂有得於篤者今
士大夫出入憂患之域艱險百罹未嘗獲伸眉一
笑其間雖或出於非意然推其故非得罪於君親
則必不能無愧於上下之交苟免此四事未有不
休休然者童子之所聞久而後知也

歸去來辭云雲無心而出岫鳥倦飛而知還此陶淵
明出處大節非育中實有此境不能爲此言也前
輩論賈島送炭詩云暖得曲身成直身蓋雖微事

苟出其情終與摹寫倣倣牽率而成者異也今或內實躁忿而故爲閑肆之言內實柔懦而強作雄健之語雖用盡力使人讀之終無味杜子美云水流心不競雲在意俱遲吾嘗三復愛之或曰子美安能至此是非知子美者方至德大曆之間天下鼎沸士固有不幸罹其禍者然乘間蹈利竊名取寵亦不少矣子美聞難間關盡室遠去及一名用不得志卒饑寒轉徙巴峽之間而不悔終不肯一引頸而西笑非有不競遲留之心安能然耳目所接宜其了然自與心會此固與淵明同一出處之趣也

杜祐爲司徒年過七十未請老裴晉公爲舍人因高郢致仕命辭曰以年致仕抑有前聞近代寡廉罕由斯道蓋譏之也元祐初詔起范蜀公爲提舉萬壽觀力辭不至其表曰六十三而致仕抑有前聞七十四而復來豈云得體蜀公性真純暮年文字尤簡直不甚經意時文潞公方以太師入爲平章軍國重事覽之笑曰景仁也不看脚下知其意不

遊身錄
卷一
四十五
在已也

司馬溫公作獨樂園朝夕燕息其間已而游嵩山疊石溪而樂之復買地於旁以爲別館然每至不過數日復歸不能常有故其詩有暫來還似客歸去不成家之句今余旣家於此客至留連未嘗不愛賞顧戀不能去而余浩然自以爲主有公之適而無公之恨豈不快耶

舊學士院在樞密院之後其南廡與樞密後廊中分門乃西向玉堂本以待乘輿行幸非學士所得常居惟禮上之日得略坐其東受院吏參謁而已其後爲主廊北出直集英殿則所謂北門也學士僅有直舍分於門之兩旁每鎖院受詔乃與中使坐主廊余爲學士時始請闢兩直舍各分其一間與北門通爲三以照壁限其中屏間命待詔鮑詢畫花竹於上與玉堂郭熙春江晚景屏相配當時以爲美談後聞王丞相將明爲承旨太上皇眷愛之厚乃旁取西省右正言廳以廣之中爲殿曰右文則非復余前日所見矣同時流輩殆盡爲之慨然

也

歐文忠內制集序歷記其爲學士時事幸藏其藁以爲退居談笑之資略云涼竹簟之暑風曝茅簷之冬日睡餘支枕顧瞻玉堂如在天上時覽所載以誇田夫野老士大夫爭誦之蓋願欲爲公而不可得也然公屢請得謝歸不及年而薨未必能償此志而余向者辱出公後亦獲掛名於石刻之末暑風冬日享之此地乃十有一年如公所云實飽之矣但比歲戎馬之餘觸事與念不能盡終前日之

志爲可恨每念爲學士者不爲不多未必皆知此適如公知之而不及享余享之而不得久則天下如意事豈易得耶

晁任道自天台來以石橋藤杖二爲贈自言親取於懸崖間柔韌而輕堅如束筋余往自許昌歸得天壇藤杖數十外圓實與此不類而中相若時余年四十三足力尚強聊以爲好而非所須置之室中不及用悉爲好事者取去今老矣行十許步輒一歇每念之不可復致而得任道之惠蓋喜不自勝

也門生邵大受復遺淳安木竹杖六節密而內實略如天壇藤間有突起如鶴膝者非峭勁敵風霜不能爾也此卽贊寧筍譜本出錢塘靈隱山今不知有否當求其種植之以爲後計晉人謂許遠遊健於登陟不特有勝情亦有濟勝之具今吾所以濟勝者不求之足而求之杖亦安知杖之非吾足乎若遇遠游當不免一笑使孔光見之可免爲靈壽之辱也

歐文忠作范文正神道碑累年未成范丞相兄弟數趣之文忠以書報曰此文極難作敵兵尚強須字字與之對壘蓋是時呂許公客尚衆也余嘗於范氏家見此帖其後碑載初爲西帥時與許公釋憾事曰二公歡然相約平賊丞相得之曰無是吾翁未嘗與吕公平也請文忠易之文忠怫然曰此吾所目擊公等少年何從知之丞相卽自刊去二十餘字乃入石旣以碑獻文忠文忠却之曰非吾文也然碑載章獻太后朝正事謂仁宗欲率百官拜殿下因公爭而止蘇明允修因革禮見此禮實嘗

行公亦自知其誤則銘誌書事固不容無誤前輩所以不輕許人也范公忠義欲以身任社稷當西方謀帥時不受命則已苟任其責將相豈可不同心歡然釋憾乃是美事亦何傷乎然余觀文正奏議每訴有言多爲中沮不得行未幾例改授觀察使韓魏公等皆受而公獨辭甚力至欲自械繫以聽命蓋疑以俸厚啗之其後卒以擅答元昊書罷帥奪官則許公不爲無意也文忠蓋錄其本意而丞相兄弟不得不正其末兩者自不妨惜文忠不能少損益之解後世之疑豈碑作於仁宗之末猶有諱而不可盡言者是以難之耶

于瞻山光寺詩野花鳴鳥亦欣然之句其辯說甚明蓋爲哲宗初卽位聞父老頌美之言而云神宗奉諱在南京而詩作於揚州余嘗至其寺親見當時詩刻後書作詩日月今猶有其本蓋自南京回陽羨時也始過揚州則未聞諱旣歸自揚州則奉諱在南京事不相及尚何疑乎近見子由作于瞻墓誌載此事乃云公至揚州常州人爲公買田書至

公喜而作詩有聞好語之句乃與辨辭異且聞買田而喜可矣野花啼鳥何與而亦欣然尤與本意不類豈爲誌時未嘗深考而誤耶然此言出於子由不可有二以啓後世之疑余在許昌時誌猶未出不及見不然當以告追與過也

子瞻在黃州病赤眼踰月不出或疑有他疾過客遂傳以爲死矣有語范景仁於許昌者景仁絕不寘疑卽舉袂大慟召子弟具金帛遣人賙其家子弟徐言此傳聞未審當先書以問其安否得實帛血

之未晚乃走僕以往子瞻發書大笑故後量移汝州謝表有云疾病連年人皆相傳爲已死未幾復與數客飲江上夜歸江面際天風露浩然有當其意乃作歌辭所謂夜闌風靜後縠紋平小舟從此逝江海寄餘生者與客大歌數過而散翌日喧傳子瞻夜作此辭掛冠服江邊拏舟長嘯去矣郡守徐君猷聞之驚且懼以爲州失罪人急命駕往謁則子瞻鼻鼾如雷猶未興也然此語卒傳至京師雖裕陵亦聞而疑之

文潞公知成都偶大雪意喜之連夕會客達旦帳下
卒倦於應待有違言忿起折其井亭共燒以禦寒
守衙軍將以聞公曰今夜誠寒更有一亭可折以
付餘卒復飲至常時而罷翌日徐問先折亭者何
人皆杖脊配之

沈翰林文通喜吏事每覺有疾藥餌未驗亟取難決
詞狀連判數百紙落筆如風雨意便欣然韓持國
喜聲樂遇極暑輒求避屢徙不如意則卧一榻使
婢執板緩歌不絕聲展轉徐聽或頷首撫掌與之

相應往往不復揮扇范德孺喜琵琶暮年苦夜不
得睡家有琵琶箏二婢每就枕即使雜奏於前至
熟寐乃方得去人性固不能無亦好不能處閑故
必待一物而後遣余少時苦上氣每作輒不能卧
藥餌起居須人乃能辦侍先君官上饒一日秋晚
游鵝湖中夕疾作使令既非素所知篋中適不以
藥行喘懣頃刻不度起吹燈據案偶見一易册取
讀數十板不覺遂平自是每疾作輒用此術多愈
於服藥然均不免三公之累也

前輩作四六不肯多用全經語惡其近賦也然意有
適會亦有不得避者但不得強用之爾子瞻作呂
申公制云旣得天下之大老彼將安歸乃至國人
皆曰賢夫然後用氣象雄傑格律超然固不可及
劉丞相莘老舊以詩賦知名晚爲表章尤溫潤閑
雅青州謝上表云雖進退必由其道每願學於古
人然功烈如此其卑終難收於士論何傷其用經
語也自大觀後時流爭以用經句爲工於是相與
哀次排比預蓄以待問不問其如何粗可牽合則
必用之雖有甚工者而文氣掃地矣

孫龍圖莘老喜讀書晚年病目乃擇卒伍中識字稍
解事者二人使其子端取西漢左氏等數書授以
句讀每瞑目危坐室中命二人更讀於傍終一策
則易一人飲之酒一杯使退卒亦自喜不難今吾
雖力屏俗事然至書帙則習氣未除亦不能遽忘
此累幸左右無此黠者以益其疾每顧一二村童
殆是良藥也

仙都觀在縉雲縣東四十里舊傳黃帝煉丹其上今

通身金言 卷一 五十二
爲道觀唐李陽水爲令時書黃帝祠宇四大字尚
存山水奇秀見之圖畫殆不可名狀已酉冬避地
將之處州道縉雲暫舍於縣南之靈峰院束裝欲
往遊聞潰兵入境遽止其東十里有崇道院謂之
小仙都一日可往返兵既退乃乘間冒微雪過之
時臘已窮矣迂折行山峽中兩傍壁立溪水貫其
下多灘瀨遵溪而行峻厲悍激與雪相亂山木攙
天每聞谷中號聲風輒自上下雪橫至擊面僕夫
却立幾不得前既至山愈險雪愈猛溪流益急旁

溪有數石拔起數百丈不相倚附其最大者二略
如人行俯而相先後倍名新婦阿家石望之如玉
筍確鼻仰視神觀聳然欲與之俱升寒甚不可久
留乃還至家已入夜四山晃蕩盡白不能辨道索
酒飲無有燃松明半車僅得温今日熱甚聊爲一
談望梅尚可止渴聞此當洒然也

唐制取士用進士明經二科本朝初唯用進士其罷
明經不知自何時仁宗慶曆後稍修取士法患進
士詩賦浮淺不本經術嘉祐三年始復明經科而

限以間歲取士舊進士工於詩賦有聲場屋者往往一時皆莫與之敵如王沂公鄭毅夫數人取解者試皆爲第一謂之三元王簽書巖叟記問絕人首應明經鄉貢及南省殿試亦皆第一復科以來一人而已謂之明經三元

士大夫作小說雜記所聞見本以爲遊戲而或者暴人之短私爲喜怒此何理哉世傳碧雲駮一卷爲梅聖俞作皆歷詆慶曆以來公卿隱過雖范文正亦不免議者遂謂聖俞游諸公間官竟不達對而

爲此以報之君子成人之美正使萬有一不至猶當爲賢者諱况未必有實聖俞賢者豈至是哉後聞之乃襄陽魏泰所爲嫁之聖俞也此豈特累諸公又將以誣聖俞歐文忠歸田錄自言以唐李肇爲法而少異者不記人之過惡君子之用心當如此也

國初猶右武廷試進士多不過二十人少或六七八自建隆至太平興國二年更十五榜所得宰相畢文簡公一人而已自後太宗始欲廣致天下之士

述身金言 卷一 五十四
以文治是歲一百九人遂得呂文穆公爲舉首與
張僕射齊賢宰相二人自是取人益廣得士益多
百餘年間得六人者一榜楊賓榜王岐公韓康公
王荆公蘇子容呂晦叔韓師朴得四人者二榜蘇
參政易簡榜李文正向文簡寇萊公王魏公而岐
公康公荆公皆連名得三人者三榜王沂公榜沂
公王文惠章郇公劉輝榜劉莘老章子厚蔡持正
改科後焦誦榜徐擇之白蒙亨鄭達夫畢漸榜杜
欽美唐欽叟呂元直中間或一人兩人而劉輝劉

莘老章子厚二人榜亦連名蓋莫多於蘇楊二榜
而王岐公等三人皆第一甲而連名尤爲盛也
國朝狀元爲宰相自呂文穆公蒙正後五十年間相
繼得者三人王沂公李文定宋元憲元憲後百餘
年間未有繼者至靖康元年何丞相文績始爲之
梓州臨潼當兩蜀之衝有廟極靈凡蜀之舉子入
貢京師者必禱於祠下以問得失無一不驗文績
嘗語余頃欲謁而忘之翌日行十餘里始悟亟下
馬還望默禱而拜是夕夢入廟庭神在簾中以誥

投簾外授文績發視之略如今之誥亦有詞文績猶能成誦略記有云朕臨軒策士云云得十人者今汝褻然爲舉首云云具結銜其所授官文績覺而思曰今廷試無慮五百人而言十人殆以是戲我耶既唱名果爲魁而第一甲傅崧卿以南省魁升附前甲末始悟十人謂第一甲也其所授官與誥略同文績又言嘗詢他日歷歷具告而不肯言然爲相不久遂委身沙漠亦嘗預知之否耶

本朝官稱初無所依據但一時造端者自爲後遂因之不改觀文資政殿皆有大學士觀文稱大觀文而資政稱大資此何理耶宣和間蔡居安除宣和殿大學士從資政學士稱大宣是時方重道術騶唱聲於路聽者訛爲大仙人以爲笑遂改爲大學士學士有三而此獨以大名又何以別耶龍圖閣學士舊謂之老龍但稱龍閣宣和以前直學士直閣同爲稱未之有別也末年陳亨伯爲發運使以捕方賊功進直學士佞之者惡其下同直閣遂稱龍學於是例以爲稱而顯謨閣直學士徽猷閣直

述身錄言 卷一 五十六
學士欲效之而難於稱謨學猷學乃易爲閣學閣
學士有三亦何以別耶然階官皆二字而中大夫
獨一字舉世稱中大不以爲非則大學閣學亦何
足怪也

古者舉大事皆避月晦說者以陰之窮爲諱春秋晉
楚鄆陵之戰特書甲午晦以見譏魯震夷伯之廟
書乙卯晦以見異是也南郊必用冬至之日周禮
也皇祐四年當郊而日至適在晦宋元憲公爲相
預以爲言遂改爲明堂議者以爲得禮有國信不
可無儒臣藝祖四年郊日至亦在晦先無知之者
至期竇儼始上聞不得已乃用十六日甲子非日
至而郊惟此一舉講之不素也

晏元憲公雖早富貴而奉養極約惟喜賓客未嘗一
日不燕飲而盤饌皆不預辦客至旋營之頃有蘇
丞相子容嘗在公幕府見每有嘉客必留但人設
一空案一杯旣命酒果實蔬茹漸至亦必以歌樂
相佐談笑雜出數行之後案上已燦然矣稍闌卽
罷遣歌樂曰汝曹呈藝已徧吾當呈藝乃具筆札

相與賦詩率以爲常前輩風流未之有比

晏元憲平居書簡及公家文牒未嘗弄一紙皆積以傳書雖封皮亦十百爲沓暇時手自持熨斗貯火於傍炙香匙親熨之以鐵界尺鎮按上每讀得一故事則書以一封皮後批門類按書吏傳錄蓋今類要也王莘樂道尚有數十紙余及見之

趙清獻公自錢塘告老歸錢塘州宅之東消暑堂之後舊據城闔橫爲屋五間下闢虛白堂不甚高大而窈超出州宅及園圃之中故爲州者多居之謂

之高齋旣治第衢州臨大溪其傍不遠數步亦有山麓屹然而起卽作別館其上亦名高齋旣歸唯居此館不復與家人相接但子弟晨昏時至以二淨人一老兵爲役早不茹葷以一淨人治膳於外功德院號餘慶時以佛慧師法泉主之泉聰明高勝禪林言泉萬卷者是也日輪一僧伴食泉三五日一過之晚略取肉及鮓脯於家蓋不能終日食素老兵供掃除之役事已卽去唯一淨人執事其傍暮以一風爐置大鐵湯瓶可貯斗水及列盥漱

之具亦去公燕坐至初夜就寢鷄鳴淨人浴佛室
香火三擊磬公乃起自以瓶水頰面趨佛室暮冬
尚能日禮百拜誦經至辰時余年二十一嘗登高
齋尚髣髴其處後見公客周竦道其詳欣然慕之
今吾居此日用亦略能追公一二但不能朝食素
精進佛事愧之爾

趙清獻公好焚香尤喜薰衣所居既去輒數月香不
滅衣未嘗置於籠爲一大焙方五六尺設薰爐其
下常不絕煙每解衣投其間夫人神氣四體誠不
可不使潔清孟子言西子蒙不潔人皆掩鼻而過
之故雖有惡人齋戒沐浴可以事上帝此非獨爲
喻者設也佛氏言衆香國而養生煉形亦必以香
爲主故焚柴以事天燔蕭以供祭祀達神明而通
幽隱亦一道耳章子厚自嶺表還爲余言神仙升
舉事云形滯難脫臨行亦須假名香百餘斤焚之
佐以此行幸能辦意自言必升舉也坐客或疑而
未和公舉近歲廬山有崔道人者積香數斛一日
盡發命弟子置五老峰下徐焚之默坐其旁烟盛

通身金言 卷一 五九
不相辨忽躍起已在峰頂上語雖近竒然理或有
是

傳禪者以雲門臨濟馮仰洞山法眼爲五家宗派自
馮仰而下其取人甚嚴得之者亦甚少故馮仰法
眼先絕洞山至大陽警延所存一人而已延僅得
法遠一人其徒號遠錄公者將終以教付之而遠
言吾自有師蓋葉縣省也延聞拊膺大慟遠止之
曰公無憂凡公之道吾盡得之顧吾初所從入者
不在是不敢自昧爾將求一可傳公道者與受之

使追以嗣公可乎許之果得清華嚴清傳道楷楷
行解超絕近歲四方談禪唯雲門臨濟二氏及楷
出爲雲門臨濟而不至者皆翻然捨而從之故今
爲洞山者幾十之三斯道固無彼此但末流不能
無弊要之與之嚴者其得之必精得之精者其傳
之必遠此洞山所以雖微而終不可泯也

人之學問皆可勉強惟記性各有分量必稟之天譬
之著碁極力不過能進其所能至於不可進雖一
著終老不能加也制科六論以記問爲主然前輩

通身金詩
獨張安道吳參政長文題目終身不忘其餘中選
後往往卽忘之蓋初但熟記耳吳正肅公登科爲
蘇州簽判至失心幾年醫餌以一醉膏乃差暮年
復作遂不可治晏元憲楊文公皆神童元憲十四
歲文公十一歲貞宗皆親試以九經不遺一字此
豈人力可至哉神童不試文字二公旣警絕乃復
命試以詩賦元憲題出適其素嘗習者自陳請易
文公初試一賦立成繼又請至五賦乃已皆古所
未聞也

饒州自元豐末朱天錫以神童得官俚俗爭慕之小
兒不問如何粗能念書自五六歲卽以次教之五
經以竹籃坐之木杪絕其視聽教者預爲價終一
經償錢若干晝夜苦之中間此科久廢政和後稍
復於是亦有偶中者流俗因言饒州出神童然兒
非其質苦之以至死者蓋多於中也

鎮江招隱寺戴顓宅平江虎丘靈巖寺王珣宅今何
山宣化寺何楷宅旣皆爲寺猶可彷彿其故處何
山無甚可愛淺狹僅在路傍無巖洞有泉出寺西

壯隅然亦不甚壯招隱雖狹而山稍曲複幽邃有
虎跑鹿跑二泉略如何山皆不能爲流唯虎丘寂
竒盖何山不如招隱招隱不如虎丘平江比數經
亂兵殘破獨虎丘幸在嚴陵七里瀨在洞下二十
餘里兩山聳起壁立連亘七里士人謂之龍訛爲
籠言若籠中因爲初至爲入籠旣盡爲出籠瀧本
音申江反犇湍貌以爲若籠謬也七里之間皆灘
瀨今因沈約詩誤爲一名非是嚴陵灘最大居其
中范文正公爲守時始作祠堂山上命僧守之山

峻無平地不能爲重屋東西二釣臺乃各在山巔
與灘不相及突然石出峰外略如臺上平可坐數
十人因以名爾郭文居天柱峰在餘杭縣界今爲
洞霄宮有大滌洞天見晉書隱逸傳此五者天下
所共聞僅在浙江數州之間其四皆吾熟遊而洞
霄宮距吾山無三百里吾領官事二十年獨未暇
一至孰謂吾爲愛山者耶

張景修字敏叔常州人篤厚君子少以賦知名而喜
爲詩好用俗語嘗有謝人惠油衣云何妨包裹如

風橐且免淋漓似水鷄久在選調家素貧晚始改
官既叙年得五品服作詩寄所厚云白快近來逢
素髮赤窮今日得朱衣人或以爲笑然此其性所
好他詩多佳語不皆如是也

司馬文正公在洛下與諸故老時游集相約酒行菓
實食品皆不得過五謂之真率會嘗見於詩子瞻
在黃州與鄰里往還子瞻既絕俸而往還者亦多
貧復殺而爲三自言有二養曰安分以養福寬胃
以養氣省費以養財今予所居常過我者許幹譽

此外卽鄰之三朱城中親舊與過客之道境上特
肯遠來者至累月無一二然山居饌具不時得吾
又不能多飲乃兼取二者而參行之戲以語客曰
古者待賓客之禮有燕有享而享其殺也施之各
有宜今邂逅而集者用子瞻以當享非時而特會
者用溫公以當燕遇所當用必先舉以告客雖無
不笑然亦莫吾奪也

石長卿眉州人嘗從黃魯直黔中數年數爲予誦魯
直晚年詩句得意未及成者數聯猶記其一云人

得游是風月天開圖畫卽江山以爲尤所珍愛者不肯輕足成之

士大夫家祭多不同蓋五方風俗沿習與其家法所從來各異不能盡出於禮古者修其教不易其俗故周官教民禮與俗二者不偏廢要不遠人情而已韓魏公晚年哀取古今祭祀書參合損益爲祭儀一卷竅爲得中識者多用之近見翟公巽作祭儀十卷而未之見也問其大約謂如或祭於昏或祭於旦皆非是當以鬼宿渡河爲候而鬼宿渡河

常在中夜必使人仰占以俟之其他大抵類此援證皆有據公巽博學多聞不肯碌碌同衆所見必每過人也

俞澹字清老揚州人少與魯直同從孫莘老學於漣水軍魯直時年十七八自稱清風客清老云奇逸遙脫貞驥子墮地也嘗見其贈清老長歌一篇與今詩格絕不類似學李太白而書乃學周越元祐間清老携以見魯直欲毀去清老不肯乃跋而歸之黃元明云魯直舊有詩千餘篇中歲焚三之二

通身金言 卷一 六十四
存者無幾故自名焦尾集其後稍自喜以爲可傳
故復名敝帚集晚歲復刊定止三百八篇而不克
成今傳於世者尚幾千篇也

諸葛孔明材似張子房而學不同子房出於黃老孔
明出於申韓方秦之末可與啗天下者非漢高祖
而誰項羽決不足以有爲也故其初卽歸高祖不
復更問項羽與范增之徒異矣然而黃老之術不
以身易天下是以主謀而不主事啗終而不啗始
陰行其志而不盡用其材雖使高帝得天下而已

不與也孔明有志於漢者而度曹操孫權不在於
是故退耕以觀其人唯施之劉備爲可其過荀文
若遠矣以備不足與驅馳中原而吞操寧遠介於
蜀伺二氏之弊乃矯漢末頹弱之失一齊之以刑
名錯綜萬務參覈名實用法甚工而有罪不貸則
以申韓爲之也惟所見各得於心非因人從俗以
苟作此所以爲黃老而不流於蕩爲申韓而不流
於刻故卒能輔其才而成其志者也

張子房不盡用其材知高祖非三代之主也彼假韓

彭以爲用而終覆滅之子房蓋與謀矣其可復以身爲之乎至惠帝父子之間則不肯深與乃託之商山四老人吾意卒能羽翼太子者非四老人所辦其間曲折子房實教之也然而與人謀而得天下又有以定其後以開萬世之業皆謝而不有非近道者孰能爲之若孔明則不然劉備初未必有意復漢蓋自孔明發之方委已以聽而內則費禕蔣琬外則張飛關羽之徒材皆出已下可役使不爭則何憚而不爲適操與權在前是以始屈於一

隅顧二人皆已老苟逡巡經營以及丕登之世猶反掌爾不幸備先死繼之者禪則無可言矣使初視二人如高帝之於項籍則據中原而令四方何劉璋之足窺乎暮年數出關陝豈其本意知無可奈何不得不爲此以保朝夕蓋爲黃老則近道爲申韓則近術黃老有不必爲而申韓必求勝此子房孔明所以異歟

王荆公初未識歐文忠公曾子固力薦之公願得游其門而荆公終不肯自通至和初爲群牧判官文

忠還朝始見知遂有翰林風月三千首吏部文章
二百年之句然荆公猶以爲非知己也故酬之曰
它日儻能窺孟子此身安敢望韓公自期以孟子
處公以爲韓愈公亦不以爲嫌及在政府薦可爲
宰相者三人同一劄子呂司空晦叔司馬溫公與
荆公也呂申公本嫉公爲范文正黨滁州之謫實
有力溫公議濮廟不同力排公而佐呂獻可荆公
又以經術自任而不從公然公於晦叔則忘其嫌
隙於溫公則忘其議論於荆公則忘其學術不如
是安能真見三公之爲宰相耶世不高公能薦人
而服其能知人苟一毫有蔽於中雖欲薦之亦不
能知也

東方朔始作荅客難雖楊子雲亦因之作解嘲此猶
是太玄法言之意正子雲所見也故班固從而作
荅賓戲東京以後諸以釋誨應問紛然迭起枚乘
始作七發其後遂有七啓七摠等後世始集之爲
七林文章至此安得不衰乎唯韓退之柳子厚始
復傑然知古作者之意古今文辭變態已極雖源

流不免有所從來終不肯屋下架屋進學解卽答
客難也送窮文卽逐貧賦也小有出入便成一家
子厚天問晉問乞巧文之類高出魏晉無後世因
緣卑陋之氣至於諸賦更不蹈襲屈宋一句則二
人皆在嚴忌王褒上數等也

李德裕是唐中世第一等人物其才遠過裴晉公錯
綜萬務應變開闔可與姚崇並立而不至爲崇之
權譎任數使武宗之材如明皇之初則開元不難
至其卒不能免禍而唐亦不競者特怨恩太深善

惡太明及墮朋黨之累也推其源流亦自其家法
使然彼吉甫於裴垺尚以恩爲怨况牛僧孺李宗
閔輩實相與爲勝負者哉故知房杜誠不易得天
下唯不爭長不爭功則無事不可爲而房杜實履
之世但言房喬能以已謀資杜如晦之斷爲難不
知彼旣無所爭何但如晦視天下無不可容者英
衛王魏固優爲之使一毫彼此有萌於中豈特不
能容天下雖如晦且將日操戈之不暇也

五代梁唐晉漢四世人才無一可道者自古亂亡之

極未有乏絕如是蓋唐之得士不過明經進士兩途自鄭畋死大臣無復有人而四世之君皆起盜賊攘奪故相與佐命者亦皆其徒天下賢士何從而進哉至周世宗承太祖之業初非自取以兵而得王朴佐之李穀之徒遂以類至便鬱然有治平之象北取三關南定淮甸無不如意而中國之兵亦少弭其不克成業者君臣皆早死爾天固以是開真王之運歟自是及本朝碩大俊傑之人繼起相望豈相距五六十年間前四世獨無有而今有之其所以爲天下者異也禪代之際尤人臣所難處非其有聖智未必能善後而范魯公質從容復相藝祖者三年晏然無纖毫之隙前輩名公皆心服其人則雖姚崇李德裕未必能及也惜其謙慎隱晦行事不盡見於後世只如群臣除議一事自唐以來皆宰相自除而進書旨常朝進見非君國大事不議至魯公始正之皆請面受旨而後行至今以爲故事此非特自謹嫌疑嚴君臣之分將以革千載之失也

天地英靈之氣鍾爲山川出川之氣降而爲人皆有
常限不可加損君子小人兼得之不在此則在彼
譬人之元氣皆有所稟稟之善則爲壽考康寧不
善則爲疾病未有無元氣而能爲人者也是以治
世多賢材亂世多奸雄均一氣爾秦亂而後有陳
勝吳廣項籍漢亂而後有竇操袁紹兄弟孫權父
子晉亂而後有符堅石勒劉淵之徒唐亂而後有
黃巢朱全忠李克用之徒此豈偶然而生哉亦各
有所授之非若尋常齷齪庸流泯然以爲死生者

也晉以前不可詳考唐自懿僖後人才日削至於
五代謂之空國無人可也雖其變宜在黃巢等然
吾觀浮屠中乃有雲門臨濟德山趙州數十輩人
卓然超世是可與扶持天下配古名臣苟得一人
必能辦一事然後知其散而橫潰又有在此者也
賢能之無有尚何足恠哉

歐文忠在滁州通判杜彬善彈琵琶公每飲酒必使
彬爲之往往酒行遂無筭故有詩云坐中醉客誰
最賢杜彬琵琶皮作絃此詩旣出彬頗病之祈公

改去姓名而人已傳卒不得諱政和間郎官有朱維者亦善音律而尤工吹笛雖教坊亦推之流傳入禁中蔡魯公嘗同執政奏事及燕樂將退上皇曰亦聞朱維吹笛乎皆曰不聞乃喻旨召維試之使教坊善工在傍按其聲魯公與執政會尚書省大廳遣人呼維甚急維不知所以既至命坐於執政之末尤皇恐不敢就位乃喻上語維再三辭鄭樞密達夫在坐正色曰公不吹當違制維不得已以朝服勉爲一曲教坊樂工皆稱善遂除維爲典

樂維爲京西提刑爲予言之琵琶以下撥重爲難猶琴之用指深故本色有轆絃護索之稱文忠嘗問琵琶之妙於彬亦以此對乃取使教他樂工試爲之下撥絃皆斷因笑曰如公之絃無乃皮爲之耶故有皮作絃之句而好事者遂傳彬貢以皮爲絃其實非也唐人記賀懷智以鷓鴣筋作絃人固疑之筋比皮似有可作絃之理然亦不應得許長且所貴者聲爾安在以絃爲奇耶

熙寧以前洛中士大夫未有談禪者偶富韓公問法

於顯華嚴知其得於圓照大本時本方住蘇州瑞光寺聲振東南公乃遣使作頌寄之執禮甚恭如弟子於是翻然慕之者人人皆喜言名理惟司馬溫公范蜀公以爲不然既久二公亦自偶入其說而溫公尤多蜀公遂以爲譏溫公曰吾豈爲天下無禪乎但吾儒所聞有不必舍我而從其書爾此亦幾所謂實與而文不與者觀其與韓持國往來論中庸數書可見矣末因蜀公論空相遂以詩戲之曰不須天女散已解動禪心蜀公不納及復以

戲之詩曰賤子悟已久景仁今日迷又云到岍何須筏揮鋤不用金浮雲任來往明月在天心此道極致豈大聰明而有差別觀此謂溫公不知禪可乎

唐人言冬烘是不了了之語故有司頭惱太冬烘錯認顏標是魯公之言人以爲戲談今蜀人多稱之崇寧末安國同爲郎成都人詹某爲諫官故以安國嘗建言移寺省上章擊之其辭略云謹按某官人材闕冗臨事冬烘蓋以其蜀人聞者無不笑之

安國性隱而口吃每戟手躍于衆曰吾不辭譴逐
但冬烘爲何等語於是傳之益廣遂目爲冬烘公
李文靖公沆爲相專以方嚴重厚鎮服浮躁尤不樂
人論說短長附已胡祕監旦謫 州又未召嘗與
文靖同爲知制誥聞其拜參政以啓賀之歷詆前
居職罷去者云呂參政以無功爲左丞郭參政以
失酒爲少監辛參政非材謝病優序尚書陳參政
新任失旨退歸兩省而譽文靖甚力意將以附之
文靖愀然不樂命小史封置篋曰吾豈真有優於

是者亦適遭遇耳乘人之後而譏其非吾所不爲
况欲揚一已而短四人乎終爲相旦不復用

婦人疾莫大於產蓐倉猝爲庸醫所殺者多矣亦不
素講故也舊嘗見杜任作醫準一卷記其平生治
人用藥之驗其一記郝質子婦產四口瘵癡載眼
弓背反張壬以爲瘵病與大豆紫湯獨活湯而愈
政初間余妻纔分免猶在蓐中忽作此證頭足反
接相去幾二尺家人驚駭以數婢強拗之不直適
記所云而藥囊有獨活乃急爲之召醫未至連進

三劑遂能直醫至則愈矣更不復用大豆紫湯古
人處方神驗類爾但世用之不當其疾每易之自
是家人有臨乳者應所須藥物必備不可不廣告
人二方皆在千金第三卷

趙康靖公槩厚德長者口未嘗言人短與歐文忠公
同爲知制誥後亦同秉政及文忠被謗康靖密申
辨理至欲納平生誥勅以保之而文忠不知也中
歲常置黃黑二豆於几案間自旦數之每興一善
念爲一善事則投一黃豆於別器暮發視之初黑

豆多於黃豆漸又反之旣謝事歸南京二念不興
遂徹豆無可數人強於爲善亦要在造次之間每
日防檢此與趙清獻公焚香日告其所行之事於
上帝同

今夏不雨四十日自江左連湖外皆告旱常歲五
月六
之間梅雨時必有大風連晝夕踰旬乃止吳人謂
之船趨風以爲風自海外來禱於海神而得之率
以常今歲特無有故暑氣猶烈六月二十日晚忽
雨至夜中明日又雨其晚卧池上河漢當空梧竹

颯然遂有秋意蓋前一日立秋氣候不應如是速也余比歲不作詩舊喜誦前輩佳句亦忘之忽記劉原甫詩云涼風響高樹清露墜明河雖復夏夜短三覺秋氣多若爲余言者起傍池徐步環繞數十匝吟詠不能自己僮僕皆已睡前此適有以醪釀新酒相餉者乃臧起取連三盃飲之意甚適不知原甫當時能如此否然詩末云艷膚麗華燭皓齒揚清歌臨觴不作意奈此粲者何則與吾異此詩當是在長安時作恨此一病未除也

石介守道與歐文忠同年進士名相連皆第一甲國初諸儒以經術行義聞者但守傳注以篤厚謹修表鄉里自孫明復爲春秋發微稍自出己意守道師之始唱爲闢佛老之說行之天下文忠初未有是意而守道力論其然遂相與協力蓋同出韓退之及爲慶曆聖德詩遂偃然肆言臧否卿相不少貸議者謂元和聖德詩但獎用兵之善以救正元姑息之弊且時已異用推憲宗之意而成之固不害爲獻納豈有天子在上方欲有爲而匹夫崛起

擅參予奪於其間乎孫明復聞之曰爲天下不當如是禍必自此始文忠猶未以爲然及朋黨論起始悟其過故嘉祐治平之政施行與慶曆不同事欲求成亦必歷更而後盡其變也

盧懷慎好儉家無金玉錦繡之飾此固美事然史言妻子至寒餓宋璟等過之門不施箔風雨至引席自障則恐無是理今身爲宰相俸廩非不足以富貴寵祿爲淫侈足矣何至于妻子寒餓乎門不施箔尤非是宰相所居縱無箔客至亦爲少引於

內必不至風雨侵坐懷慎雖無甚過人亦不全爲姦僞此事蓋出鄭處晦明皇雜事史臣妄信之天下自有中道初不遠人情君子行之非專區區以取名前世士大夫乃有過爲矯飾自謂懷慎所常行者子瞻兄弟深不以爲然因制科論題出魏志和洽傳大教在通人情蓋有所諷

四明温台間山谷多產菌然種類不一食之間有中毒往往有殺人者蓋蛇虺毒氣所薰蒸也有僧教掘地以冷水攪之令濁少頃取飲皆得全活此方

自見本草陶隱居注謂之地漿亦治楓樹菌食之
笑不止俗言笑菌者居山間不可不知此法

士大夫服丹砂死者前此固不一余所目擊林彥振
平日充實飲噉兼人居吳下每以強壯自誇有醫
周公輔言得宋道方煉丹砂祕術可延年而後無
害道方拱州良醫也彥振信之服三年疽發於腦
始見髮際如粟越兩日項頤與背略平十月死
方疾亟時醫使人以帛漬所潰膿血濯之水中澄
其下略有丹砂蓋積於中與毒俱出也謝任伯平

日聞人畜伏火丹砂不問其亡必求之服唯恐盡
去歲亦發腦疽有人與之語曰其疾將作俄頃覺
形神頓異而任伯猶未之覺既覺如風雨經夕死
十年間親見此兩人可以爲戒矣

杜子美詩久爲野客尋幽慣細學何顒免與孤何顒
後漢人見黨錮傳蓋義俠者與詩不類當意作周
顒周何字相近而訛周顒奉佛有隱操其詩云昔
遭衰世皆晦迹今幸樂國養微軀依止老宿亦未
晚富貴功名焉足啻則此意當在顒也

張丞相天覺喜談禪自言得其至初爲江西運判至撫州見堯率從悅與其意合遂授法悅黃龍老南之子初非其高弟而江西老宿爲南所深許道行一時者數十人天覺皆歷詆之其後天覺浸顯諸老宿略已盡後來庸流傳南學者乃復犇走推天覺稱相公禪天覺亦當之不辭近歲遂有爲長老開堂承嗣天覺者前此蓋未有勢利之移人雖此曹亦然也初與老南同得道於慈明者有文悅住雲峰其行解堅高略與南等從悅旣因天覺而重故其徒謂雲峰悅爲文悅以別之

世傳王迥芙蓉城鬼仙事或云無有蓋託爲之者迥字子高蘇子瞻與迥姻家爲作歌人遂以爲信余澹清老云王荆公嘗和子瞻歌爲其兄紫芝誦之紫芝請書於紙荆公曰此戲耳不可以訓故不傳猶記其首語云神仙出沒藏杳冥帝遣萬鬼驅六丁余在許昌與韓宗武會坐客有言宗武年二十餘時有所遇如子高是時年八十餘余質之宗武笑而不肯言客誦其人往來詩數十篇皆五字古

風清婉可愛如玉臺新詠宗武見余愛乃笑曰荆
公嘗亦甚稱云非近人當是齊梁間鬼遂略道本
禾云見之幾二年無甚苦意但恍惚或食或不食
後國醫陳易簡教服蘇合香丸半年餘一日忽不
見未知爲藥之驗否也

避暑錄話卷上

避暑錄話卷下

宋葉夢得少蘊

程光祿師孟吳下人樂易純質喜爲詩效白樂天而尤簡直至老不改吳語與王荆公有場屋之舊荆公頗喜之晚相遇猶如布衣時自洪州致仕歸吳過荆公蔣山留數日時已年七十餘荆公戲之曰公尚欲仕乎曰猶可更作一郡荆公大笑知其無隱情也

元豐間道士陳景元博識多聞藏書數萬卷士大夫

樂從之游身短小而偃師孟嘗從求相鶴經得之甚喜作詩親携往謝末云收得一般瀟洒物龜形人送鶴書來徐舉首自操吳音吟諷之諸弟子在傍皆忍笑不能禁時王侍郎仲至在坐顧景元不覺失聲幾仆地

柳永字耆卿爲舉子時多游狹邪善爲歌辭教坊樂工每得新腔必求永爲辭始行於世於是聲傳一時初舉進士登科爲睦州掾舊初官薦舉法不限成考永到官郡將知其名與監司連薦之物議

宣然及代還至銓有摘以言者遂不得調自是詔初任官須滿考乃得薦舉自永始永初爲上元辭有樂府兩籍神僊梨園四部絃管之句傳禁中多稱之後因秋晚張樂有使作醉蓬萊辭以獻語不稱旨仁宗亦疑有欲爲之地者因置不問永亦善爲他文辭而偶先以是得名始悔爲已累後改名三變而終不能救擇術不可不慎余仕丹徒嘗見一西夏歸明官云凡有井水飲處卽能歌柳詞言其傳之廣也永終屯田員外郎死旅殯潤州僧寺

王和甫爲守時求其後不得乃爲出錢葬之

秦觀少游亦善爲樂府語工而入律知樂者謂之作家歌元豐間盛行於淮楚寒鷗萬點流水繞孤村本隋煬帝詩也少游取以爲滿庭芳辭而首言山抹微雲天粘衰草尤爲當時所傳蘇子瞻於四學士中取善少游故他文未嘗不極口稱善豈特樂府然猶以氣格爲病故常戲云山抹微雲秦學士露花倒影柳屯田露花倒影柳永破陣子語也

富鄭公爲樞密副使坐石守道詩自河北宣諭使還道除知鄆州徙青州讒者不已人皆爲公危懼會河北大饑流民轉徙東下者六七十萬人公皆招納之勸民出粟自爲區畫散處境內屋廬飲食醫藥纖悉無不備從者如歸市有勸公非所以處疑弭謗禍且不測公傲然弗顧曰吾豈以一身易此六七十萬人之命哉卒行之愈力明年河北二麥大熟始皆襁負而歸則公所全活也於是雖讒公者亦莫不畏服知不可撓而疑亦因是浸釋公在政府不久而青州適當此變嘗見其與一所厚書

退身金言 卷一
云在青州二年偶能全活得數萬人勝二十四考
中書令遠矣張侍郎舜民嘗刻之石余舊有模本
今忘之不復見

裴休得道於黃蘗圓覺經等諸序文皆深入佛理雖
爲佛者亦假其言以行而吾儒不道以其爲言者
佛也李翱復性書卽佛氏所常言而一以吾儒之
說文之晚見藥山疑有與契而爲佛者不遺以其
爲言者儒也此道豈有二以儒言之則爲儒以佛
言之則爲佛而士大夫每患不能自求其所聞必

取之佛故不可行於天下所以紛然交相詆卒莫
了脫其實也韓退之荅孟簡書論大巔以爲實能
外形骸以理自勝不爲事物侵亂育中無隔礙果
爾安得更別有佛法是自在其說中而不悟退之
原性不逮李翱復性書遠甚蓋別而爲二必有知
者然後信之李翱作復性書時年二十九猶未見
藥山也然求於吾儒者皆與當時佛者之言無二
故自言志於道者四年則其學之乂矣然無一言
近佛而猶微外之與老莊並列蓋以世方力詆其

說不可與之爭亦不必爭故爾吾謂唐人善學佛而能不失其爲儒者無如翺若王縉杜鴻漸以宰相傾心爲佛事蓋本於因果報應之說猶有意徼幸以求福乃其流之下槩而王摩詰白樂天爲佛則可矣而非儒也是召干戈而求不鬪雖欲使退之不作可乎孟簡反欲乘其間而屈之亦陋矣復性書上篇儒與佛者之常言也其中篇以齋戒其心爲未離乎靜知本無有思則動靜皆離視聽昭昭不起於聞見而其心寂然光照天地此吾儒所

未嘗言非自佛發之乎末篇論鳥獸蟲魚之類謂受形一氣一爲物一爲人得之甚難生乎世又非深長之年使人知年非深長而身爲難得則今釋氏所謂人身難得無常迅速之二言也翺言之何傷而必欲操釋語以誨人宜其從之者旣不自覺而詆之者亦不悟其學之所同也

宋武帝與殷仲文論音樂云正恐解則好之此言極有味也世之好飲者必能飲好奕者必能奕未有不知酒味而強飲未嘗學奕而自喜爲奕凡事皆

然欲求簡靜安閑莫若初無所解解而好非有大
勇不能絕也吾少不幸溺於多聞而喜窮理每一
事未曉夜不能安枕反覆推研必欲極其至而後
止於是世間事多得曲折中歲恐於多事始翻然
大悔一切掃除願爲土木偶人苟一念暫起似有
分別起滅卽力止之若觸芒刃若陷機穽數十年
來此境稍熟覺心內心外真若無物所未能遽去
者唯此數百卷書爾更期以年歲當盡棄之以無
知求有知易以有知反無知難使吾不早悟蔽其

所知而不返雖欲求此須臾之適其可得哉

張安道與歐文忠素不相能慶曆初杜祁公韓富范
四人在朝欲有所爲文忠爲諫官協佐之而前日
呂申公所用人多不然於是諸人皆以朋黨罷去
而安道繼爲中丞頗彈擊以前事二人遂交怨蓋
趣操各有主也嘉祐初安道守成都文忠爲翰林
蘇明允父子自眉州走成都將求知安道安道曰
吾何足以爲重其歐陽永叔乎不以其隙爲嫌也
乃爲作書辨裝使人送之京師謁文忠文忠得明

允父子所著書亦不以安道薦之非其類大喜曰
後來文章當在此卽極力推譽天下於是高此兩
人子瞻兄弟後出入四十餘年雖物議於二人各
不同而亦未嘗敢有纖毫輕重於其間也

張友正鄧公之季子少喜學書不出仕有別業價三
百萬盡鬻以買紙筆蹟高簡有晉宋人風味尤工
於草書故廬在甜水巷一日棄去從水櫃街僦小
屋與染工爲隣或問其故荅曰吾欲假其縑素學
書耳於是與約凡有欲染皂者先假之一端酌二

百金如是日書數端米元章書自得於天資然自
少至老筆未嘗停有以紙餉之者不問多寡入手
卽書至盡乃已元祐末知雍丘縣蘇子瞻自揚州
召還乃具飯邀之旣至則對設長案各以精筆佳
墨紙三百列其上而置饌其傍子瞻見之大笑就
坐每酒一行卽申紙共作字一二小史磨墨幾不
能供薄暮酒行旣終紙亦盡乃更相易携去俱自
以爲平日書莫及也友正旣未嘗仕其性介不多
與人通故其書知之者少但不逮元章耳

建中靖國初有前與紹聖共政者欲反其類首建議
盡召元祐諸流人還朝以爲身謀未幾元祐諸人
並集不肯爲之用則復逐之而更召所反者既至
亦惡其翻覆排之尤力其人卒不得安位而去張
藎叟時以元祐人先罷居長安里中聞之壁間適
有扇架戲題其下曰扇子解招風本要熱時用秋
來掛壁間却被風吹動時余季父仕關中偶至長
安見藎叟道其事指壁間詩以爲笑樂

李翱習之論山居以恠石竒峯走泉深潭老木嘉草

新花視遠七者爲勝今吾山所乏者獨深潭老木
耳深潭不可無松亦不多得五方地土風氣各不
同古之立社各以其所宜木非所宜雖日培之不
植許洛地相接嵩山至多松而許更無有王幼安
治第遣人取松栽百餘本種之僅能活一株纔三
尺餘視之如嬰兒也乃獨宜栢有伐以爲椽者睢
陽近臺有檜而見推重州宅堂前有兩株膠枝者
約高二丈餘百年物也至杉則三州皆無之木之
佳者無如是四種而余仕四方未嘗兼得今此山

乃無不宜種之得法十年間便可合半抱惟栢長
差比遲爾今環余左右者略有數千株常目松磊
落昂藏似孔北海檜深密紆盤似管幼安杉豐腴
秀澤似謝安石栢竒峻堅瘦似李元膺吾閑居久
賓客益少何幸日得與四君子游耶范文正公嘗
謂吾木會有時而老但吾不及見也然習之記虎
丘池水不流天竺石橋下無水麓山力不副天竒
靈鷲擁前山不可遠視峽山少平地泉出山無所
潭此五所者極天下之竒觀猶不能備况吾居獨
得其七之五哉人心終不能無累余雖忘此而每
見潭水澄澈高木鬱然未嘗不有慕圓證寺大松
合抱三十餘株夾道蔽日猶國初時故物石橋合
諸澗水道朱氏怡雲閣之前其深處水面闊四五
丈張文規所謂金碧潭者也其下流注朱氏子嵩
之圃噴薄激射交流左右去吾廬不滿三里自可
爲吾之別館但寺僧不好事比歲松有伐而薪者
當祝使善護持之朱氏子約今年田熟作草堂三
間泉上暇日時往來則習之所不足者吾可以兼

得矣

人抵人才有四種德量爲上氣節次之學術又次之材能又次之欲求成材四者不可不備論所不足則材能不如學術學術不如氣節氣節不如德量然人亦安能皆全顧各有偏勝亦視其所成之者如何故德量不可不養氣節不可不激學術不可不勤材能不可不勉苟以是存心隨所成就亦便不作中品人物唐人房喬裴度優於德量宋璟張九齡優於氣節魏鄭公陸贄優於學術姚崇李德裕優於材能姚崇蔽於權數德裕溺於愛憎則所勝者爲之累也汝曹方讀唐書當以是類求則有益其他瑣細與無用之空文不足多講徒亂人意爾

曾從叔祖司空道卿慶曆中受知仁祖爲翰林學士遂欲大用會宋元憲爲相同年素厚善或以爲言乃與元憲俱罷然仁宗欲用之意未衰也再入爲三司使而陳恭公尤不喜適以憂去免喪不召就除知澶州風節凜然吾大觀中亦忝入翰林因向

謝略叙陳太上皇聞之喜曰前此兄弟同時迭爲
學士者有矣未有宗族相繼於數世之後不唯朝
廷得人亦可爲卿一門盛事吾頓首謝今之叨冒
仁宗不得盡施於司空者吾又兼得之而略無前
人報國之一二每懷眷遇未嘗不流涕也

叔祖度支諱温叟與子瞻同年議論每不相下元祐
末子瞻守杭州公爲轉運使浙西適大水災傷子
瞻銳於賑濟而告之者或施予不能無濫且以杭
人樂其政陰欲厚之公每持之不下卽親行部一

皆閱實更爲條畫上聞朝廷王公議會出度牒數
百付轉運司易米給民杭州遂欲取其半公曰使
者與郡守職不同公有志天下何用私其州而使
吾不得行其職卒視它州災傷重輕分與之子瞻
怒甚上章詆公甚力廷議不以爲直乃召公還爲
主客郎中子瞻之志固美雖傷於濫不害爲仁而
公之守不苟其官亦人所難見前輩居官無不欲
自行其志也

仁廟初卽位秋宴百戲有緣撞竿者忽墜地碎其首

死上惻然憐之命以金帛厚賜其家且詔自是撞竿減去三之一晏元獻作詩紀之曰君王特軫推溝念詔截危竿橫賜錢余往在從班侍燕時見百戲撞竿纔二丈餘與外間絕不同一老中賢人爲余言後閱元獻詩果見之廟號稱仁信哉

祖宗澶淵未修好以前志在取燕未嘗不經營故流俗言甚喜而不可致者皆曰如獲燕王頭宣和末北方用師其大酋夔離不嘗王燕爲邊害朝論必欲取之未幾大將乃捕斬夔離不函其首以獻詔

藏之大社頭庫天下皆上表賀而其實非也士大夫爲慶者每相視笑曰遂獲燕王頭耶

和尚置梳篦亦俚語言必無用也崇寧中間改僧爲德士皆加冠巾蔡魯公不以爲然嘗爭之不勝翌日有冠者數十人詣公謝髮既未有皆爲厲髻以簪其冠公戲之曰今當遂梳篦乎不覺烘堂大笑冠有墜地者

崇寧二年霍侍郎端友榜吾爲省試點檢官安樞密處厚爲主文與先君善一見以子弟待吾處厚前

坐紹聖間從官放歸田里至是以兵部尚書召還朝嘗中夜召吾語因曰吾更禍重矣將何以善後吾曰公不聞藺相如廉頗郭汾陽李臨淮張保臯鄭年事乎縉紳之禍連結不鮮非特各敝其身國亦敝矣公但能一切忘舊怨以李文饒爲戒禍何從及處厚意動矍然起執吾手步庭下時正月望夜月正中仰視星斗燦然以手指天曰此實吾心因問此六人大略曰四人者吾知之獨不記保臯與年爲何事吾言杜牧之所書新史略載之矣還坐室中取唐書檢視久之曰吾未有策題便當著此以信吾志遂論六人以策進士

佛氏論持律以隔墻聞釵釧聲爲破戒人疑之久矣蘇子由爲之說曰聞而心不動非破戒心動爲破戒子由蓋自謂深於佛者而言之陋如此何也夫淫坊酒肆皆是道場內外墻壁初誰限隔此耳本何所在今見有墻爲隔是一重公案知聲爲釵釧是一重公案尚問心動不動乎吳僧淨端者行解通脫人以爲散聖章丞相子厚聞召之飯而子厚

通志金言 卷一
自食葷執事者誤以饅頭爲餛飩置端前端得之
食自如子厚得餛飩知其誤斥執事者而顧端曰
公何爲食饅頭端徐取視曰乃饅頭耶恠餛飩乃
許甜吾謂此僧真持戒者也

吾素不能琴然心好之少時嘗從信州道士吳自然
授指法亦能爲一兩弄怠而棄去然自是每聞善
琴者彈雖不盡解未嘗不喜也大觀末道泗州遇
廬山崔閑相與游南山十餘日閑益善琴者每坐
玻璃泉上使彈終日不倦泉聲不甚悍激涓涓淙

潺與琴聲相亂吾意此卽天籟也閑所彈更三十
餘曲曰公能各爲我爲辭使我它日持歸廬山時
倚琴而歌亦足爲千載盛事意欣然許之閑乃略
用平側四聲分均爲句以授余琴有指法而無其
譜閑益強爲之吾時了了略解旣懶不復作今益
忘之矣去年徐度忽得江外招隱一曲以王琚舊
辭增損而足成之雖無彈者可歌成聲遇吾意時
當稍依此自爲一篇以終閑志也

真誥載萼綠華事細考之近今之紫姑神晉人好奇

稍緣飾之爾紫姑神止爲詩文自託於仙不與人相接而萼綠華事乃近褻豈有真仙若此哉或曰釋氏至四禪天乃無欲自三禪而下皆未免於欲萼綠華蓋未離乎欲界者也亦不然所謂界者豈真與世人同僅有偶而已後世並緣遂肆爲瀆慢高真之言無所不至流俗爭信之唐人至有爲后土夫人傳者今所在多有爲后土夫人祠而揚州尤盛皆塑爲婦人像流俗之謬妄如此亦起於西漢所謂神媪者謂小孤爲姑何足恠哉后土夫人

蓋以譏武后然託論亦不當如此也

毒熱連二十日泉傍林下平日自爲勝處亦覺相薰灼忽自訶曰水蠶火鼠此本何物習其所安猶不知異今此熱相初從何來乃復浪爲苦樂耶一念纔萌顧堂室內外或陰或日皆成清涼國土戲以語群兒皆莫知荅翌日忽大雨震電暴風驟至坐間草木掀舞池水震蕩群兒欣然皆以爲快因問遂若是涼耶抑來日復有熱耶來日復熱則汝之快者將又戚然矣自吾之視群兒固可笑然吾行

於世且半生幾何不爲群兒得無有如吾者又笑其所笑乎

釋氏論佛菩薩號皆以南謨冠之自不能言其義夷狄謂拜爲膜音謨穆天子傳膜拜而受蓋三代已有此稱若云居南方而拜爾旣訛爲謨又因之爲南無南摩後漢楚王英傳伊蒲塞之饌伊蒲塞卽梵語優婆塞時佛語猶未至中國蓋西域之譯云然如身毒與天竺其國名尚訛况於語乎

唐書李絳傳載論罷吐突承璀請撰安南寺聖德碑事云憲宗命百牛倒石此事出唐舊史歐文忠遂謂古碑先立而後書余家有李絳論事載此甚詳云承璀先立碑堂并碑石大小准華嶽碑不言已立碑也絳旣論帝報云已不令建立碑樓便遣拽倒乃記承璀奏樓功績大請緩拆帝遣百牛倒之則所倒乃碑樓非碑石也新史乃承舊史之誤爾凡書要以便事何爲必先立乎史言帝初怒絳伏奏愈切乃悟而集本是奏疏從中報可無怒事尤見其妄

列子書稱子列子此是弟子記其師之言非列子自云也劉禹錫自作傳稱子劉子不可解意是誤讀列子

天下真理日見于前未嘗不昭然與人相接但人役於外與之俱馳自不見耳惟靜者乃能得之余少常與方士論養生因及子午氣升降累數百言猶有秘而不肯與衆共者有道人守榮在傍笑曰此何難吾常坐禪至靜定之極每子午覺氣之升降往來于腹中如饑飽有常節吾豈知許事乎惟心

內外無一物耳非止氣也口凡寒暑燥濕有犯於外而欲爲疾者亦未嘗悠然不逆知其萌余長而驗之知其不誣也在山居久且凡老農候雨暘十中七八問之無他曰所更多耳問市人則不知也余無事常早起每旦必步戶門徃徃僮僕皆未與其中既洞然無事仰觀雲物景象參與山川草木之秀而志其一日爲陰爲晴爲風爲霜爲寒爲溫亦未嘗不十中七八老農以所更吾以所見其理一也乃知惟一靜大可以察天地近可以候一身而况理

之至者乎

宣和間內府尚古器士大夫家所藏三代秦漢遺物無敢隱者悉獻于上而好事者復爭尋求不較重價一器有直千緡者利之所趨人競搜剔山澤發掘塚墓無所不至往往數千載藏一旦皆見不可勝數矣吳珣爲光州固始令先申伯之國而楚之故封也間有異物而以僻遠人未之知乃令民有罪皆入古器自贖旣而罷官幾得五六十器與余遇汴上出以相示其間數十器尚三代物後余中

表繼爲守聞之微用其法亦得十餘器乃知此類在世間未見者尚多也范之才爲湖北察訪有紿言澤中有鼎不知其大小而耳見於外其間可過六七歲小兒亟以上聞詔本部使者發民掘之凡境內陂澤悉乾之掘數十丈訖無有之才尋見謫慶曆中西方用師一委韓公范文正公皆爲招討副使未幾韓公以任福敗好水左遷秦州文正擅報元昊書遷耀州皆奪使事蓋居中有樂之者仁宗憂邊事無所付且未決二公去留王文安公堯臣

通身金言 卷一
時爲翰林學士乃以爲陝西體量安撫使當權者
意欲使附已排二公公具言二公方爲夷狄所畏
忠勇無比將禦外敵非二人不可具辨任福敗不
緣帥皆請還之併薦其麾下狄青种師道等二十
餘人可爲大將議與當權者忤盡格不行會公言
涇原賊所由入他日必自是窺關中請益兵預備
亦不行而明年葛懷敏之敗正自涇原仁宗始悟
復行公策而還二公訖降元吳議者謂保全關輔
雖韓范之功然非文安亦不能成也

唐中世以前未盡以石爲研端溪石雖後出未甚貴
於世蓋晉宋間善書者初未留意於研往往但以
罷貯墨汁故有以銅鐵爲之者意不在磨墨也長
安李士衡觀察家藏一端研當時以爲寶下有刻
字云天寶八年冬端州東溪石刺史李元書劉原
甫知長安取視之大笑曰天寶安得有年自改元
卽稱載矣且是時州皆稱郡刺史皆稱太守至德
後始易今安得獨爾耶亟取唐書示之無不驚嘆
李氏研遂不敢復出非原甫精博固無與辨然李

氏亦非善爲研計者研但論美惡誠可爲寶何必問久近耶近世有言許敬宗研者亦或以其人棄之若論李氏研則許敬宗真贗亦未可知然好惡之或如此彼爲研者美惡自若初何預知而或以有年而貴或以人而廢重可笑也

劉原甫博物多聞前世實無及者在長安有得古鐵刀以獻製作極巧下爲大環以纏龍爲之而其首類鳥人莫有識者原甫曰此赫連勃勃所鑄龍雀刀所謂大夏龍雀者也鳥首蓋雀云問之乃种世

衡築青澗城掘地所得正夏故疆也又有獲玉印遺之者其文曰周惡夫印公曰此漢侯印尚存於今耶或疑而問之曰古亞惡二字通用史記盧縮之孫他人封亞谷侯而漢書作惡谷是矣聞者始大服因疑史條侯名遂作惡父之亞音未必然春秋魏有醜夫衛有良夫蓋古人命名皆不擇其美稱亦多有以惡名者安知亞夫不爲惡夫也

韓丞相玉汝家藏王莽時銅料一狀如勺以今尺度之長一尺三寸其柄有銘云大官乘輿十凍銅料

重三勛九兩新始建國天鳳上戊六年十二月工
遵造史臣闕掾臣岑掌旁丞相弘令丞相第二十
六料食器正今之杓也史記趙世家趙襄子請代
王使厨人操銅料食代王及從者行斟陰令以料
擊殺之是已凍周官音鍊據漢書莽改始建國六
年爲天鳳六年而不言其因今天鳳上猶冒始建
國蓋通爲一稱未嘗去舊號上戊莽所作曆名莽
自以爲土德王故云宣和間公卿家所藏漢器雜
出余多見之唯此器獨見於韓氏

國朝監察御史皆用三丞以上嘗再任通判人有闕
則中丞與翰林學士知雜迭舉二人從中點一人
除宰相不與也韓公爲中丞以難於中選乃請舉
京官以爲裏行遂薦王觀文陶冶平初御史缺臺
臣如故事以名上英宗皆不用內批自除二人范
堯夫以江東轉運判官爲殿中侍御史呂微仲以
三司鹽鐵判官爲監察御史裏行得人之效乃見
於再世二十年之後古未有也

唐制誥以掌進畫翰林學士初但爲文辭不專詔命

自校書郎以上皆得爲之班次各視其官亦無定
負故學士入皆試五題麻詔勅詩賦而舍人不試
蓋舍人乃其本職且多自學士遷也學士未滿一
年猶未得爲知制誥不與爲文歲滿遷知制誥然
後始並直本朝旣重學士之選率自知制誥遷故
不試而知制誥始亦循唐制不試雍熙初太宗以
李文正公沆及宋湜王化基爲之化基上章辭不
能乃始中書並召試制誥二首遂爲故事其後梁
周翰薛映梁鼎亦或不試而用歐陽文忠公記唯

公與楊文公陳文惠公三人者誤也

唐御膳以紅綾餅餤爲重昭宗光化中放進士榜得
裴格等二十八人以爲得人會燕曲江乃令大官
特作二十八餅餤賜之盧延讓在其間後入蜀爲
學士旣老頗爲蜀人所易延讓詩素平易近俳乃
作詩云莫欺零落殘牙齒曾喫紅綾餅餤來王行
聞知遂命供膳亦以餅餤爲上品以紅羅裹之至
今蜀人工爲餅餤而紅羅裹其外公厨大燕設爲

第一

通鑑金言 卷下
吳正肅公有罷政事守蔡州嘗卽州宅爲容齋自序
其意以爲上爲天子所容中爲士大夫所容下爲
吏民所容又謂知足而心虛曠然後能容達生以
爲寓則無往而不容且作詩著之余爲蔡守時已
不復存物色其處西北隅僅有屋四楹深不滿三
丈手可及簷意以爲是乃稍修葺之不敢加其舊
以見公之志遣人洛中求公集得所作詩因刻之
壁間高賢遺迹世不多有况公之名德風節相去
未百年而來者曾不經意况求其所用心也哉

嘉祐中邕州佛寺塑像其手忽振動晝夜不止未幾
交趾入寇城幾陷其後又動而儂智高反圍城卒
陷之屠其城去熙寧元年又動郡守錢師孟知其
不祥亟取投之江中遂無他物理不可解佛豈爲
是也哉以五行傳推之近土失其性也余在江東
宣州大火幾焚其半前此亦有鐵佛坐高丈餘而
身忽迭前迭却若俯而就人者數日土人方駭旣
而火作蓋幾邕州之異也

本朝大樂循用王朴舊律大抵失於太高其聲噍殺

而哀太祖時和峴既下一律景祐中李照校古製以爲高五格又請下其三樂成反低人不以爲然廢不用皇祐初阮逸胡瑗再定比和峴止下一律議者亦不爲善也燕樂例亦高歌者每苦其難繼而未有知之者熙寧末教坊副使苑日新始獻言謂方響尤甚與絲竹不協乃使更造方響以準諸音於是第降一律訖後用之至崇寧云

大樂舊無匏土二音笙竽但如今世俗所用笙以木刻其本而不用匏墳亦木爲之是八音而爲木者

三也元豐末范蜀公獻樂書以爲言而未及行至崇寧更定大樂始具之舊又無箎至是亦備雖燕樂皆行用

國朝館職制科及進士第一人試用既有常法餘皆以大臣薦其所知而無定制制科既改用策論而進士第一人與大臣所薦猶循用詩賦治平末英宗患人材少始詔宰相參知政事各舉五人時韓魏公魯魯公爲宰相歐文忠趙康靖公爲參政共薦二十人未及召試而神宗卽位乃先擇其半與

府界提點陳子東奏事稱旨特命附試者十一人皆入館吳申爲御史言詩賦不足得士請自是雜以經史時務試論策乃命罷詩賦試以策論二道然終神宗之世未嘗行蓋自更官制在內者與職事官雜除在外賞勞以爲貼職者但以爲寵也元祐初舉行治平故事而通命知樞密院與同知亦薦遂用熙寧之令試策一道紹聖後不復行四十年間唯治平元祐兩見而已蓋必欲得材而慎其選自不能數也

世言不服藥勝中醫此語雖不可通行然疾無甚苦與其爲庸醫妄投藥反敗之不得爲無益也吾閱是多矣其次有好服食不量已所宜但見他人得效從而試之亦或無益而反有害魏晉間尚服寒食散通謂之服散此有數方孫真人並載之千金方中而皇甫謐服之遂爲廢人自言性與之忤違錯節度隆冬裸袒食冰當暑甚至悲恚欲自殺此豈可不慎哉王子敬有帖云服散發者亦是數見言服者而不聞有甚利其爲害之甚乃有如謐此

好服食之弊也吾少不多服藥中歲以後或有勸之少留意者往既不耐煩過江後亦復難得藥材每記素問勞佚有常飲食有節八言似勝服藥也韓退之孔戣墓誌言古之老於鄉者將自佚非自苦間井田宅具在親戚之不仕與倦而歸者不在東阡在北陌可杖屨來往也謂戣爲無是欲留之此姑爲說以留戣可也若必待此而後可去豈善爲戣計者耶戣時年七十三歸不及歲而卒如退之所云間井田宅親戚誰且無之顧不必盡求備能

如戣毅然剛決固已晚矣若又不能是終不可去乎王述乞骸骨自序其曾祖昶與魏文帝牋曰南陽宗世林少得好名州里瞻敬年老汲汲自勵恐見廢棄時人咸共笑之若天假其壽致仕之年不爲此公婆婆之事述時年方六十三辭情慷慨自出其志是以卒能踐之不但爲美談也

阮裕爲臨海太守召爲秘書監不就復爲東陽太守再召爲侍中又不就遂還剡中以老或問裕屢辭聘召而宰二郡何耶曰非敢爲高吾少無宦情兼

拙於人間既不能躬耕必有所資故曲躬二郡豈以騁能私計故爾人情千載不遠吾自大觀後叨冒已多未嘗不懷歸而家舊無百畝田不得已猶爲汝南許昌二郡正以不能無資如裕所云既罷許昌俸廩之餘粗可經營了伏臘卽不敢更懷軒冕之意今衣食不至乏絕則二郡之賜也但吾歸而復出所得又愈於前則不能無愧於裕

楚州紫極宮有小軒人未嘗至一日忽壁間題詩一絕云宮門閑一入獨凭欄于立終日不逢人朱頂

鶴聲急相傳以爲呂洞賓也余嘗見之字無異處亦已半剥去土人有危疾劑其黑服如黍粟皆愈近世有孫賣魚者初以捕魚爲業忽棄之而發狂人始未之重稍言灾福無不驗者遂爭信之晝往來人家終日不停足夜則宿於紫極宮灾福亦不可問或謬發於語言或書於屋壁或笑或哭皆不可測久而推其故皆有爲也宣和末嘗召至京師狂言自若或傳其語有譏切者罷歸固與當時流輩異矣兵興不知所終范堯夫每仕京師早晚二

膳自己至婢妾皆治於家往往鑄削過爲簡儉有不飽者雖晚登政府亦然補外則付之外厨加料幾倍無不厭餘或問其故曰人進退雖在已然亦未有不累於妻孥者吾欲使居中則勞且不足在外則逸而有餘故處吾左右者朝夕所言必以外爲樂而無顧戀京師之意於吾亦一佐也前輩嚴於出處每致其意如此

張湛授范甯目痛方云損讀書一減思慮二專內視三簡外視四旦晚起五夜早眠六凡此六物熬以神火下以氣篋蘊於膏中七日然後納諸方寸修之一時近能數其目睫遠視尺箒之餘長服不已洞見牆壁之外非但明目亦且延年此雖戲言然治目實無踰此六者吾目昏已四年自去年尤甚而今夏復加之赤眚此六物訖不能兼用故雖雜服他藥幾月猶未平因省平生所用目力當數十倍他人安得不弊豈草木之味自外至者所能復補湛歷數自陽里子東門伯左丘明杜子夏鄭康成高唐隆左太冲七人嘲之陽里子東門伯不可

知而丘明以下五人未有非讀書者安可不懼要
須盡用其方不復加減乃有驗也

杜牧作李戡墓誌載戡詆元曰詩語所謂非莊人雅
士所為淫言媒語入人肌骨者元稹所不論如樂
天諷諫閑適之辭可槩謂淫言媒語耶戡不知何
人而牧稱之過甚古今妄人不自量好抑揚予奪
而人輒信之類爾觀牧詩纖艷淫媒乃正其所言
而自不知也新唐書取為牧語論樂天傳以為救
失不得不然蓋過矣牧記戡毋夢有偉男子持雙

兒授之云予孔丘以是與爾及生戡因字之天授
晁無咎每舉以為戲曰孔夫子乃為人作九子毋
耶此必戡平日自言者其詭妄不言可知也

李伯時初喜畫馬曹韓以來未有比也曹輔為太僕
少卿太僕視他卿寺有廨舍國馬皆在其中伯時
每過之必終日縱觀有不暇與客語者法雲園通
秀禪師為言衆生流浪轉徙皆自積劫習氣中來
今君胷中無非馬者得無與之俱化乎伯時懼乃
教之使為佛像以變其意於是深得吳道子用筆

意晚作華嚴經八十卷變相李冲元書其文備極
工妙不及終而以末疾廢重自太息既不能復盡
乃反厚以金帛求其所盡在人者藏之以示珍貴
宣和間其畫幾與吳生等有持其一二紙取美官
者踵相繼而伯時無恙時但諸名士鑒賞得好詩
數十篇爾

杜牧記劉昌守寧陵斬孤甥張俊事史臣固疑之然
但以理推未嘗以李希烈傳考之也希烈圍寧陵
時守將高彥昭昌乃其副賊坎城欲登昌蓋欲引

去從劉元佐請兵出不意以擣賊彥昭誓於衆曰
中丞欲示弱覆而取之誠善然我爲守將得失在
生人今士創重者須供養有如棄城去則傷者死
內逃者死外吾民盡矣於是士皆感泣請留昌大
慚則全寧陵昌安得全攘其功耶計劉元佐間能
拒守當在彥昭不在昌也牧好其意欲造作語言
爲文字故不復審虛實希烈圍寧陵四十日而謂
之三月城不陷以元佐救兵至敗希烈而云韓晉
公以強弩三千希烈解圍皆非是士固有幸不幸

高彥昭不得立傳計是官不至甚顯而死故昌得
以爲名趙克國云兵勢國之大事當爲後法昌爲
將固多殺正使有之猶不足爲法况未必有聊爲
辯正以信史氏之說

張文孝公觀一生未嘗作草字杜祁公一生未嘗作
真字文孝嘗自作詩云觀心如止水爲行見真書
可見其志也祁公多爲監司及帥在外公家文移
書判皆作草字人初不能辯不敢白必求能草書
者問焉久之乃稍盡解世言書札多如其爲人二

公皆號重德而不同如此或者疑之余謂文孝謹
於治身秋毫不敢越繩墨自應不解作草字祁公
雖剛方清簡而洞曉世故所至政事號神明迎刃
而解則疏通變化意之所鄉發於書者宜亦似之
也

唐僧能書者三人智永懷素高閑也智永書全守逸
少家法一畫不敢小出入千文之外見於世者亦
無他書相傳有八百本余所聞存於士大夫家者
尚七八本親見其一於章申公之子擇處逸少書

至獻之而小變父子自不相襲唐太宗貶之太過所以惟藏逸少書不及獻之智永真蹟深穩精遠不如世間石本用筆太礙也懷素但傳草書雖自謂恨不識張長史而未嘗秋毫規模長史乃知萬事必得之於心因人則不能並立矣章申公家亦有懷素千文在其子授處今二家各藏其半惜不得爲全物也高閑書絕不多見惟錢彥遠家有其寫史書當慎其遺脫八字如掌大神彩超逸自爲一家蓋得韓退之序故名蓋重爾

葉源余同年生自言熙寧初徐振甫榜已赴省試時前取上舍優等久矣省中策問交趾事茫然莫知本末或告以見馬援傳者亟錄其語用之而不及詳乃誤以援爲愿遂被黜方新學初何嘗禁人讀史而學者自爾源言之亦自以爲不然故更二十一年始得第崇寧立三舍法雖崇經術亦未嘗廢史而學校爲之師長者本自其間出自知非所學亦幸時好以唱其徒故凡言史皆力詆之尹天民爲南京教授至之日悉取史記而下至歐陽文忠集

焚講堂下物論喧然未幾天民以言章罷

政和間大臣有不能爲詩者因建言詩爲元祐學術不可行李彥章爲御史承望風旨遂上章論陶淵明李杜而下皆貶之因詆黃魯直張文潛晁無咎秦少游等請爲科禁故事進士聞喜燕例賜詩以爲寵自何丞相文縝榜後遂不復賜易詔書以示訓戒何丞相伯通適領修勅今因爲科云諸士庶傳習詩賦者杖一百是歲冬初雪太上皇意喜吳門下居厚首作詩三篇以獻謂之口號上和賜之

自是聖作時出訖不能禁詩遂盛行於宣和之末伯通無恙時或問初設刑名將何所施伯通無以對曰非謂此詩恐作律賦省題詩害經術爾而當時實未有習之者也

吳門下喜論杜子美詩每對客未嘗不言紹聖間爲戶部尚書葉濤致遠爲中書舍人待漏院每從官晨集多未厭於睡往往卽坐倚壁假寐不復交談惟吳至則強之與論杜詩不已人以爲苦致遠輒遷坐於門外簷次一日忽大雨飄灑同列呼之不

至問其故曰怕老杜詩梁中書子美亦喜言杜詩
余爲中書舍人時梁正在本省每同列相與白事
坐未定卽首誦杜詩評議鋒出語不得間往往迫
上馬不及白而退每令書史取其詩藁示客有不
解意以錄本至者必瞋目怒叱曰何不將我真本
來故近歲謂杜詩人所共愛而二公知之尤深

歐陽文忠公爲舉子時客隨州秋試試左氏失之誣
論云石言于晉神降於莘內蛇鬪而外蛇傷新鬼
大而故鬼小主文以爲一場警策遂擢爲冠蓋當

時文體云然胥翰林偃亦由是知之文章之弊非
公一變孰能遽革詞賦以對的而用事切當爲難
張正素云慶曆末有試天子之堂九尺賦者或云
成湯當陛而立不欠一分孔子歷階而升止餘六
寸意用孟子曹交言成湯九尺史記孔子九尺六
寸事有二主司一以爲善一以爲不善爭久之不
決至上章交訟傳者以爲笑若論文體固可笑若
必言用賦取人則與歐公之論何異亦不可謂對
偶不的而用事不切當也唐初以明經進士二科

取士初不甚相遠皆帖經文而試時務策但明經帖文通而後口問大義進士所主在策道數加於明經以帖經副之爾永隆後進士始先試雜文二篇初無定名唐書自不記詩賦所起意其自永隆始也

吳下全盛時衣冠所聚士風篤厚尊事耆老來爲守者多前輩名人亦能因其習俗以成美意舊通衢皆立表揭爲坊名凡士大夫名德在人者所居住往因之以著元叅政厚之居名袞繡坊富秘監嚴

居名德壽坊蔣密學堂居嘗產芝草名靈芝坊范侍御師道居名豸冠坊盧龍圖秉居奉其親八十餘名德慶坊朱光祿居有園池號樂園名樂園坊臨流亭館以待賓客舟航者亦或因其人相近爲名褒德亭以德壽富氏也旌隱亭以靈芝蔣氏也蔣公蓋自名其宅前河爲招隱溪來者亦不復敢輒據此風惟吾邦見之他處未必皆然也

李公武尚太宗獻穆公主初名犯神宗嫌名加賜上字遵好學從楊大年作詩以師禮事之死爲制服

通鑑金言 卷下 三五
士大夫以此推重私第爲間燕會賢二堂一時名公卿皆從之游卒謚和文外戚未有得文謚者人不以爲過其後李用和之子瑋復尚真宗福康公主故世目公武爲老李駙馬所居爲諸主第一其東得隙地百餘畝悉疏爲池力求異石名木叅列左右號靜淵庄俗言李家東庄者也宣和間木皆合抱都城所無有其家以歸有司改爲擷芳園後寧德皇后徙居號寧德坊

李公武旣以文詞見稱諸公間楊大年嘗爲序其詩爲間燕集二十卷柴宗慶亦尚太宗魯國公主貪鄙麤暴聞公武有集亦自爲詩招致舉子無成者相與酌唱舉子利其餘食爭言可與公武並馳真宗東封亦嘗獻詩強大年使爲之序大年不得已爲之遂亦自名其詩爲平陽登庸二集鏤板以遺人傳者皆以爲笑

莊子言蹈水有道曰與濟俱入與汨偕出郭象以爲磨翁而旋入者濟也回伏而涌出者汨也今人言汨沒當是浮沉之意

太宗敦獎儒術初除張叅政洎錢樞密若水爲翰林
學士喜以爲得人喻輔臣云學士清切之職朕恨
不得爲之唐故事學士禮上例弄獼猴戲不知何
意國初久廢不講至是乃使勅設日舉行而易以
教坊雜手伎後遂以爲例而余爲學士時但移開
封府呼市人教坊不復用矣旣在禁中亦不敢多
致但以一二伎充數爾大觀末余奉詔重修翰林
志嘗備錄本末會余罷書不克成

呂文穆公父龜圖與其母不相能併文穆逐出之羈
旅于外衣食殆不給龍門山利涉院僧識其爲貴
人延致寺中爲鑿山巖爲龕居之文穆處其間九
年乃出從秋試一舉爲廷試第一是時太宗初與
趙韓王議欲廣致天下士以興文治而志在幽燕
試訓練將賦文穆辭旣雄麗唱名復見容貌偉然
帝曰吾得人矣自是七年爲叅知政事十二年而
相其後諸子卽石龕爲祠堂名曰肄業富韓公爲
作記云

呂文穆公旣登第携其母以見龜圖雖許納之終不

與相見乃同堂異室而居賈直孺母少亦爲其父所出更娶他氏直孺登第乃請奉其出母而歸與其後母並處旣貴二母猶無恙並封二人皆廷試第一雖爲出母之榮而父子之間禮經所無有者處之各盡人情爲難能也

唐書李藩傳記筆滅密詔王鏐兼宰相事會要崔氏論史官之失其說甚明而新史猶載之豈未嘗見崔所論耶然卽本傳考之藩爲相旣被密旨有不

可封還可也何用更滅其字自可見其誤矣給事中批勅事亦非是唐制給事中詔勅有不便得塗竄奏還謂之塗歸此乃其職事何爲吏驚請聯他紙藩名臣二事尤偉而皆不然成人之美者固所不惜但事當覈實爾吾謂此本出批勅一事蓋雖有故事前未有能舉其職者至藩行之吏所以驚後之美藩者因加以聯紙之言又益而爲王鏐事不知適爲藩累也據王鏐傳自河東節度使加平章事會要以爲元和五年正藩爲相時大抵新史自相抵牾類如此

唐以金紫銀青光祿大夫皆爲階官此沿襲漢制金印紫綬銀印青綬之稱也漢丞相太尉皆金印紫綬御史大夫銀印青綬此三府官之極崇者夏侯勝云經術苟明取青紫如拾地芥蓋謂此也顏師古誤以青紫爲卿大夫之服漢卿大夫蓋未服青紫此但據師古當時所見爾古者官必佩印有印則有綬魏晉後旣無佩印之法唐爲此名固已非矣而品又在光祿大夫之下漢光祿大夫秩比二千石本以掌官門爲職初非所貴重何以是爲亦

降乎古今名號沿革顛倒錯忤蓋不勝言獨恠元豐官制諸儒考核古今甚詳亦循而弗悟故遂爲階官之冠

漢書李陵傳言全軀保妻子之臣隨而媒蘖其短孟康注以酒教爲媒麴爲蘖師古引齊人名麴餅爲媒謂若釀成其罪者宋景文公好造語唐新史記程元振惡李光弼言媒蝎以疑之不知別有據耶抑以意自爲也春秋外傳有云蝎譜焉避之者蝎音曷木蠹也言譜由中出如蠹然或謂取諸此然

亦奇矣

舊說崔慎爲瓦棺寺僧後身崔慎由爲浙西觀察使時所生故七歲猶未食肉忽有僧見之捫其口曰旣要他官爵何不食肉自是乃食葷凡世間富貴人多自修行失念中來或世緣未絕有必償之不可逃者房次律爲永禪師後身前固有言之者矣第崔所爲略無修行之證何但官爵一念失羗也往在丹徒常記與葉致遠會甘露寺坐間有舉此事者致遠時有所懷忽忿然作色曰吾謂僧亦未

是明眼人不食肉安足道何以不待其末年執之十字路口痛與百擗方爲快意聞者絕倒

國初州郡貢士猶未限數目太宗始有意廣收文士於是爲守者率以多士爲貴淳化三年試禮部遂幾二萬人自後未有如是盛者時錢樞密若水知舉廷試取三百五十三人孫何爲第一而丁晉公王冀公張鄧公三宰相在其間

晉宋間佛學初行其徒猶未有僧稱通曰道人其姓則皆從所授學如支遁本姓關學於支謙爲支帛

道猷本姓馮學於帛尸黎密爲帛是也至道安始言佛氏釋迦今爲佛子宜從佛氏乃請皆姓釋世以釋舉佛者猶言楊墨申韓今以爲稱者自不知其爲姓也貧道亦是當時儀制定以自名之辭不得不稱者疑示尊禮許其不名云耳今乃反以名相呼而不諱蓋自唐已然而貧道之言廢矣

呂許公初薦富韓公使虜焜元獻爲樞密使富公不以嫌辭晏公不以親避愛僧議論之際卒無秋毫窺其間者其直道自信不疑誠難能也及使還連

除資政殿學士富公始以死辭不拜雖義固當然其志亦有在矣未幾晏公爲知富公同除樞密副使晏公方力陳求去不肯並立仁宗不可遂同處二府前蓋未有比也

張司空齊賢初被遇太宗驟至空書樞密院會北伐契丹代州正當虜衝而楊繼登承戰歿帝憂甚求守之者齊賢自請行旣至果大敗虜衆時母晉國夫人孫氏年八十餘尚無恙帝數召至宮中眷禮甚厚如家人朝散郎仲咨其魯孫也嘗出帝親禮面

賜孫氏一詩示余云往日貧儒母年高壽太平齊
賢行孝侍神理甚分明又有一幅云張齊賢拜相
不是今生宿世遭逢本性於家孝事君忠婆婆老
福見兒榮貴齊賢蓋代州遂入相聖言簡質不爲
文飾群臣安得不盡心乎詩詔其家有石刻士大
夫罕見之者

國朝宰相致事從容進退享有高壽其最著者六人
張鄧公八十六陳文惠八十二富韓公八十一杜
祁公八十李文定七十七龐穎公七十六文潞公

雖九十二而晚節不終士論惜之張鄧公仍自相
位得謝尤爲可貴

韓建麤暴好殺而重佛教治華州患僧衆龐雜犯者
衆欲貸之則不可盡治之則恐傷善類乃擇其徒
有道行者使爲僧正以訓治之而擇非其人反私
好惡予奪修謹者不得伸犯法者愈無所憚建久
之乃悟一日忽判牒云本置僧正欲要僧正僧旣
不正何用僧正使僧自正傳者雖笑然亦適中理

明皇幸蜀圖李思訓畫藏宗室汝南郡王仲忽家余

嘗見其墓本方廣不滿二尺而山川雲物車輦人畜草木禽鳥無一不具峯嶺重復徑路隱顯渺然有數百里之勢想見爲天下名筆宣和間內府求畫甚急以其名不佳獨不敢進明皇作騎馬像前後宦官宮女導從略備道傍瓜圃宮女有卽圃採瓜者或諱之爲摘瓜圃而議者疑元稹望雲騅歌有騎騾幸蜀之語謂倉猝不應儀物猶若是盛遂欲以爲非幸蜀時事者終不能改也山谷間民皆冠白巾以爲蜀人爲諸葛孔明服所居深遠者後遂不除然不見他書

歐文忠初以張氏事當權者幸以誣公亟命三司戶部判官蘇安世爲詔獄與中貴人雜治冀以承望風旨中外謂公必不能免而安世秋毫無所挽卒白公無他當權者大怒坐責秦州監稅五年不得調後治獄者亦不過文致公貸用張氏奩具物及貶爾安世尋卒於至和間終廣西轉運使官旣不甚顯世無知之者其爲人亦自廉直而敏於事不磨勘者十五年王文公爲墓誌僅載其事

通身金言 卷一
呂許公在相位以郊禮特加司空力辭不拜既病歸
政事仁宗眷之猶厚乃復除司空平章軍國重事
三五日一造朝有大事及邊機許宰執就第咨訪
前無是比也元祐初晦叔辭位遂用故事以文潞
公平章重事而晦叔亦拜司空平章事遂踐世官
尤爲盛事

禹貢導漾東流爲漢又東爲滄浪之水滄浪地名非
水名也孔氏謂漢水別流在荊州者孟子記孺子
之歌所謂滄浪之水可以濯纓者屈原楚辭亦載

之此正楚人之辭蘇子美卜居吳下前有積水卽
吳王僚開以爲池者作亭其上名之曰滄浪雖意
取濯纓然似以滄浪爲水渺瀰之狀不以爲地名
則失之矣滄浪猶言蟠冢桐柏也今不言水而直
曰蟠冢桐柏可乎大抵禹貢水之正名而不可單
舉者則以水足之黑水弱水豐水之類是也非水
之正名而因以爲名則以水別之滄浪之水是也
沅水伏流至濟而始見沅亦地名可名以濟不可
名以沅故亦謂之沅水乃知聖言一字未嘗無法

也

桑欽爲水經載天下水甚詳而兩浙獨略浙江謂之
漸江出三天子都欽杜人未嘗至東南但取山海
經爲證爾山海經三天子都在彭澤安得至此今
錢塘江乃北江之下流雖自彭澤來蓋衆江所會
不應獨取此一水爲名余意漸卽浙字欽誤分
爲二名酈元注引地理志浙江出丹陽縣南蠻中
者是已卽今自分水縣出桐廬縣歙港者與衢婺
之溪合而過富陽以入大江大江自西來此江自

東來皆會于錢塘然後南趨于海然浙江不見於
禹貢以錢塘江爲浙江始見於秦紀而衢婺諸水
與茗雪兩溪等不見於水經者甚多豈以小遺之
抑不及知耶余守錢塘嘗取兩路山水證其名實
質諸耆老頗得其詳欲使好事類爲一書以補桑
酈之闕會兵亂不及成也

顏魯公吳興地記烏程縣境有顓頊冢圖經云晉初
衡山見顓頊冢有管丘圖衡山在州之東南春秋
傳所謂楚子伐吳克鳩茲至於衡山者也今謂之

橫山或疑顓頊都帝丘今濮州是無緣冢在此古今流傳雖不可盡信然舜葬蒼梧禹葬會稽何必其都耶今州之西南有杼山亦隸烏程其旁有夏駕山王村相傳以爲夏杼巡狩所至杼夏之七王也禹葬會稽則杼之至此固無足恠庸俗之言未可爲全無據也越王勾踐本禹之後蓋吳越在夏皆中國地其後習於用夷故商周之間變而爲夷豈真夷狄也哉六合之大自開闢以來迭爲華夷不知其幾變如幽燕故壤淪陷不滿二百年已不

復名爲中國矣而閩廣隴蜀列爲郡縣者亦安知秦漢之前皆夷狄耶

三江旣入震澤底定孔氏以太湖爲震澤而不名三江意若以北江中江與南江爲三江在荊州之分漢沱參流則別爲三在揚州之分因入于海則合于一所謂北江者今丹陽而下錢塘皆是也孔氏本未嘗至吳故其解北江以爲自彭蠡江分爲三入震澤爲北江入海不知北江本與震澤相通以太湖爲震澤亦非是周官九州有澤藪有川有浸

揚州澤藪爲具區其浸爲五湖旣以具區爲澤藪則震澤卽具區也太湖乃五湖之總名耳凡言藪者皆人資以爲利故曰藪以富得名而浸則但水之所鍾也今平望八尺震澤之間水瀰漫而極淺與太湖相接而非太湖自是入于太湖自太湖入于海雖淺而瀰漫故積潦暴至無以洩之則溢而害田所以謂之震猶言三川皆震者然蒲魚蓮芡之利人所資者甚廣亦或可隄而爲田與太湖異所以謂之澤藪他州之澤無水暴至之患則爲一名而已而具區與三江通塞爲利害故二名以別之禹貢方以旣定爲義是以言震澤而不言具區此非吳越之人不知而先儒皆北人但據文爲說宜其顯然失之地里而不悟也

三江與震澤相通者或洩震澤而入海或合震澤而入海其一爲吳松江固無疑矣其二不可名今青龍華亭崑山常熟皆有江通海與震澤連意必在其間常昭言浙江浦陽松江者其妄固不待較而王氏言入者亦不可爲入海凡言入于渭入于河

皆由之以往言其終也三江既自爲別水非有所從來前既未嘗言入于海不得直言入島知入之爲入海但文適同耳當如既陂既澤既導既瀦之類各就其本水言之既入若言由地中行也凡傍海之江皆狹非大江比海水兩潮相往來始至而悍激則與沙俱至既退而緩則留其沙而水獨返故不過三五歲既淤浸障塞水不入于江則不能通于海知澤受之而爲害若江水自由地中行各分而入海震澤安得有決溢耶



侯公說項羽事漢書載本末不甚詳高祖以口舌遠
之誠難能矣然世或恨其太寡恩余家有漢金鄉
侯長君碑云諱成字伯盛山陽防人漢之興也侯
公納策濟太上皇於鴻溝之阨謚安國君曾孫黼
封明統侯光武中興玄孫霸爲大司徒封於陵侯
枝葉繁盛或家河隨或邑山澤然後知高祖所以
待侯公者亦不薄唯不用之而已漢初群臣未有
封侯者一時有功皆旋賜之美名號曰君有食邑
婁敬封奉春君富貴衣食之蓋所以待君子小人

者不以私恩皆高祖所以能取天下也其傳至曾孫而得侯尚高祖之遺意耶後漢侯霸傳河南密人不言爲侯公後但云族父淵元帝時宦者佐石顯等領中書號太常侍霸以其仕爲太子舍人蓋史之闕也漢之遺事古書無復可見而偶得於此知藏碑不爲無補也

高祖終身不見侯公固善然史不當遂沒其事劉原甫嘗代侯公說項羽辭其文甚美原甫蓋精於西漢者也然吾嘗謂太公呂后在羽軍中二年以兵

相逝遂一勝一負略相當高祖泰然示之若不急於太公者廣武之役方數之十罪雖欲烹太公而不顧此豈真忘其父哉知羽未有勝我之策而我
有滅羽之計羽必不敢害太公也及殺龍沮梟塞王欣分韓信彭越黥布以王關東厚撫軍士以收四方之心形勢已成羽寡援食盡故以中分天下啖之蓋察其爲人仁柔而貪仁柔則難於輕我貪則利於分天下其謀一定然後遣使一不中而再其於太公殆直取之耳侯公亦會是成功也然尚

非其人亦不能成其意此陸賈所以不能而侯公能之也漢初從高祖者又有蕭公薛公縱公史皆失其名知高祖之養士以待緩急之用者非一塗也

東漢鄭均致仕章帝賜尚書祿終身時號白衣尚書則漢致仕無祿也唐制亦然而時有特給者

本朝宰相以三師致仕者元豐以前惟三人趙韓王太師張鄧公太傅王魏公太保元豐末文潞公始以太師繼之

范蜀公素不飲酒又詆佛教在許下與韓持國兄弟往還而諸韓皆崇此一事每燕集蜀公未嘗不與極飲盡歡少間則必以談禪相勉蜀公頗病之蘇子瞻時在黃州乃以書問救之當以何術曰麴蘖有毒平地生出醉鄉土偶作祟眼前妄見佛國子瞻報之曰請公試觀能惑之性何自而生欲救之心作何形相此猶不立彼復何依正恐黃面瞿曇亦須歛衽况學之者耶意亦將有以曉公而公終不領亦可見其篤信自守不肯奪於外物也子瞻

通身金言 卷一
此書不載於集

蘇子瞻元豐間赴詔獄與其長子邁俱行與之期送食惟菜與肉有不測則徹二物而送以魚使伺外間以爲候邁謹守踰月忽糧盡出謀於陳留委其一親戚代送而忘語其約親戚偶得魚鮓送之不兼他物子瞻大駭知不免將以祈哀於上而無以自達乃作二詩寄子由祝獄吏致之蓋意獄吏不敢隱則必以聞已而果然神宗初固無殺意見詩蓋動心自是遂益欲從寬釋凡爲深文者皆拒之

二詩不載集中今附于此栢臺霜氣夜淒淒風動琅璫月向低夢繞雲山心似鹿魂飛湯火命如鷄額中犀角真吾子身後牛衣愧老妻他日神游定何所桐鄉應在浙江西聖主如天萬物春小臣愚暗自亡身百年未了須還債十口無家更累人是處青山可藏骨他時夜雨獨傷神與君世世爲兄弟更結來生未了因

壯苑茶正所產爲魯坑謂之正焙非魯坑爲沙溪謂之外焙二地相去不遠而茶種懸絕沙溪色白過

於魯坑但味短而微澁識茶者一啜如別涇渭也
余始疑地氣土宜不應頓異如此及來山中每開
關徑路剗治巖竇有尋丈之間土色各殊肥瘠緊
緩燥潤亦從而不同並植兩木於數步之間封培
灌溉略等而生死豐瘁如二物者然後知事不經
見不可必信也草茶極品惟雙井顧渚亦不過各
有數畝雙井在分寧縣其地屬黃氏魯直家也元
祐間魯直力推賞於京師族人交致之然歲僅得
一二斤爾顧渚在長興縣所謂吉祥寺也其半爲
今劉侍郎希范家所有兩地所產歲亦止五六斤
近歲寺僧求之者多不暇精擇不及劉氏遠甚余
歲求於劉氏過半斤則不復佳蓋茶味雖均其精
者在嫩芽取其初萌如雀舌者謂之槍稍敷而爲
葉者謂之旗旗非所貴不得已取一槍一旗猶可
過是則老矣此所以爲難得也

柳公權記青州石末研墨易冷字或爲冷凡頑石捍
堅磨墨者用力太過而疾則兩剛相拒必熱而沫
起俗言磨墨如病兒把筆如壯夫又云磨墨如病

風手皆貴其輕也冷與冷二義不相遠石末本瓦
研極不佳至今青州有之唐中世未甚知有端歛
石當是以瓦質不堅磨墨而沫起殆纏筆不可作
不可知者今或急於磨墨而沫起殆纏筆不可作
字但取耳中塞一粟許投之不過一叢磨卽不復
見頃墨工王湍言此試之果然書几間亦不可不
知此

賜告予告孟康解漢書以爲休假之名非也告者以
假告於上從之而或賜或予告故因謂之告左氏言

韓獻子告老豈亦假耶顏師古以爲請謁之言是
也然謂謝病謝事亦爲告則非是謝者置其事與
言病而去爾古文皆相因爲義自可以爲意通而
說者每鑿而附會是以愈傳而愈失也

婦人以姓爲稱故周之諸女皆言姬猶宋言子齊言
姜也自漢以來不復辨類以爲婦人之名故史記
言高祖居山東好美姬漢書外戚傳云所幸姬戚
夫人之類固已失矣注漢書者見其言薄姬虞姬
戚姬唐姬等皆妾而非后則又以爲衆妾之稱近

世言妾者遂皆爲姬事之流傳失實每如是今謂宗女爲姬亦因詩言王姬之誤也

俗言忍事敵灾星此司空表聖詩也表聖休休亭記自言嘗爲匪人所辱宜以耐辱自警因號耐辱居士蓋指柳璨豈白馬之禍璨將爲不利有不得已而忍辱以免者故爲是言耶表聖傳見五代舊史梁書蓋其卒在唐亡後也然絕不能明其大節至謂躁進矜伐爲端士所鄙昭宗反正召爲兵部侍郎謂已當爲宰輔爲要所抑憤而謝病去世之毀

譽相反如此如表聖出處用心而不見知於當世猶至是乎王元之爲五八闕文始力爲之辨方元之時去五代尚未遠蓋烟有所傳聞今唐新書所載大抵多取於元之故知君子但強於爲善是非之公要有不能終亂者其久而必定也

樂君達州人牛巴峽間不甚與中州士人相接狀極質野而博學純至先君少師特愛重之故遣吾聽讀今吾尚略能記六經皆樂君口授也家貧甚不自經理有一妻二兒一跛婢聚徒城西草廬三間

以其二處諸生而妻子居其一樂易坦率多嬉笑未嘗見其怒一日過午未飯妻使跛婢告米竭樂君曰少忍會當有餉者妻不勝忿忽自屏間躍出取按上簡擊其首樂君袒而走仆於舍下群兒環笑掖起之已而先君適送米三斗樂君徐告其妻曰果不欺汝饑甚幸速炊俯仰如昨日幾五十年矣每旦起分授群兒經口誦數百過不倦少間必曳履慢聲抑揚吟諷不絕躡其後聽之則延篤之書也群兒或竊效靳侮之亦不怒喜作詩有數百

篇先君時爲司理猶記其相贈一聯云末路清談得陶今他時陰德頌于公又寄故人云夜半夢回孤月滿雨餘目斷太虛寬先君數稱賞之今老書生未有其比也

往時南饌未通京師無有能斫鱸者以爲珍味梅聖俞家有老婢獨能爲之歐陽文忠公劉原甫諸人每思食鱸必提魚往過聖俞聖俞得鱸材必儲以速諸人故集中有買鯽魚八九尾尚鮮活未叔許相過留以給膳又蔡仲謀遺鯽魚十六尾余憶在

襄城時獲此魚留以遲永叔等數篇一日蔡州會客食鷄頭因論古今嗜好不同及屈到嗜芟魚暫嗜羊棗等事忽有言歐陽文忠嗜鯽魚者問其故舉前數題曰見梅聖俞集坐客皆絕倒

元豐間淮浙士人以疾不仕因以行義聞鄉里者二人楚州徐積仲車蘇州朱長文伯原仲車以聾伯原以跛其初皆舉進士既病乃不復出近臣多薦之因得爲州教授食其祿不限以任伯原吾鄉里其居在吾黃牛坊第之前有園宅幽勝號樂園與

林樞密子中允厚善紹聖間力起爲太學博士遷秘書省正字卒仲車貧甚事母至孝父早棄家不知所終乃盡力於母既死圖其像日祭之飲食皆持七箸舉進於像上若食之者像率淋漓濡汚父名石每行山間或庭宇遇有石輒躍以過偶誤踐必嗚咽流涕好作詩頗豪恠日未嘗輟有六千餘篇每客至不暇見必辭以作詩忙終於家蘇子瞻往來淮甸亦致禮以爲獨行君子也

錢塘西湖舊多好事僧往往喜作詩其最知名者熙

寧間有清順可久二人順字怡然又字逸老其徒稱順怡然又逸老所居皆湖山勝處而清約介靜不妄與人交無大故不至城市士大夫多往就見時有饋之米者所取不過數斛以瓶貯置几上日取其三二合食之雖蔬茹亦不常有故人尤重之其後有道潛初無能但從文士往來竊其緒餘並緣以見當世名士遂以口舌論說時事譏評人物因見推稱同時有思聰者亦似之而詩差優近歲江西有祖可惠洪二人祖可詩學常蘇州優此數人惠洪傳黃魯直法亦有可喜而不能無道潛之過祖可病癩死思聰宣和中棄其學爲黃冠又從而得官道潛惠洪皆坐累編置風俗之變雖此曹亦然如順久未易得也

孫樞密固人物方重氣貌純古亦以至誠厚德名天下熙寧間神宗以東宮舊僚託腹心每事必密詢之雖數有鯁論而終不自暴於外言一定不復易雖一日數返守一辭不爲多言其子朴嘗爲人道其家庭之言曰爲人當以聖賢爲師則從容出於

道德若急於名譽老死亦安一節不足學故秉政於元豐元祐間皆未嘗不爲士大夫所推尊而訖不見驚世駭俗之事其名四子長卽朴次名曰雍曰野曰戇可見其志也

居高山者常患無水京口甘露吳下靈巖皆聚徒數百人而沽水於下有不勝其勞者今道場山亦無水以汗池積雨水供灌溉不得已則飲之人無食猶可水不可一日闕但有水者不知其爲重爾吾居東西兩泉西泉發於山足蒼然澹而不流其來

若不甚壯匯而爲沼纔盈丈溢其餘流於外吾家內外幾百口汲者繼踵終日不能耗一寸東泉亦在山足而伏流決爲澗經碧淋池然後會大澗而出傍澗之人取以灌園者皆此水也其發於上以供吾飲亦纔五尺兩泉皆極甘不減惠山而東泉尤冽盛夏可冰齒非烹茶釀酒不常取今歲夏不雨幾四十日熱甚草木枯槁山石皆可薰灼人凡山前諸澗悉斷流有井者不能供十夫一日之用獨吾兩泉略不加損平居無水者旣患不能得水

有水而易涸者方其有時又以為常而不貴今吾
泉乃特見衆艱於得水之時故居者始知其利益
近於有常德者天固使吾有是居也哉

李亘字可父兗州人舉進士少好學通曉世事吾識
之最早知其卓然必有立者吾守許昌一旦冒大
雪自兗來見留十日而去未嘗及世事惟取古人
出處所難明者質疑於余後為南京寧陵丞徐丞
相擇之作尹特愛之擇之當國乃寔用為郎官建
炎末虜犯淮南亘不及避地久之不相聞有言亘

已屈節於劉豫者余深以為不然既而聞為豫守
南京且遷大名留守余雖悵然然念亘終必不忍
至此今春徐度自臨安來云見其鄉人云亘謀歸
本朝已為豫族誅矣不覺為流涕乃知余信之為
不謬亘有知慮見事速此其間委折必有可言者
恨知之未詳也

趙俊字德進南京人與余為同年生余自榜下不相
聞守南京始再見之官朝奉郎新作小廬在城北
社門雖鄉里不妄交劉器之無恙時居河南暇時

獨一過之徐擇之於鄉人最厚亦善俊及爲丞相鄉人多隨其材見用俊未嘗往求擇之亦忘之獨不得官建炎末虜將南牧或勸之避地俊曰但固吾所守爾死生命也避將何之衣冠犇踣於道者相繼俊晏然安其居卒不動劉豫僭號起爲虞部員外郎辭疾不受以告昇其家卒却之如是再三豫亦不復強凡家書文字一不用豫僭號但書甲子後三年死此亦徐度云自兵興以來常恨未見以大節名世者左建康得一人曰通判府事楊邦

人嘗表諸朝得謚而立廟祀今又聞且與俊皆故人蓋可尚世猶未有能少發明之者他日常求其事各爲之作傳

蔣侍郎堂家藏楊文公與王魏公一帖用半幅紙有折痕記其略云昨夜有進士蔣堂携所作文來極可喜不敢不布聞謹封拜呈後有蘇子瞻跋云夜得一士旦而告人察其情若喜而不寐者蔣氏不知何從得之在其孫彞處也世言文公爲魏公客公經國大謀人所不知者獨文公得與觀此帖不

特見文公好賢樂士之急且得一士必亟告之其
補於公者亦固多矣片紙折封尤見前人至誠相
與簡易平實不爲虛文安得復有隱情不盡不得
已而苟從者皆可爲後法也

房次律爲宰相當中原始亂時雖無大功亦無甚顯
過罷黜蓋非其罪一跌不振遂至於死世多哀之
此固不幸然吾謂陳濤之敗亦足以取此杜子美
悲陳陶云孟冬十郡良家子血作陳陶澤中水野
曠天青無戰塵四萬義軍同日死哀哉此豈細事

乎用兵成敗固不可全責主將要之非所長而強
爲之勝乃其幸敗者必至之理與故殺之無異也
次律之志豈不欲勝而強非其長則此四萬人之
死其誰當之乎顧一跌猶未足償陸機河橋之役
不戰而潰者二十餘萬人固未必皆死死亦多
矣訟其寃者孰不切齒孟玖然不知是時機何所
自信而敢遽當此任師敗七里澗死者如積澗水
爲不流微孟玖機將何以處乎吾老出入兵間未
嘗秋毫敢言嘗試之意蓋嘗謂陸機河橋之役房

通鑑輯覽 卷下
瑄陳陶之戰皆可爲書生輕信兵者之戒不謂當時是非當否也

兵興以來盜賊夷狄所及無噍類有先期犇避伏匿山谷林莽間者或幸以免忽襁負嬰兒啼聲聞於外亦因得其處於是避賊之人凡嬰兒未解事不可戒語者率棄之道傍以去纍纍相望有教之爲繇毬隨兒大小爲之縛置口中略使滿口而不閉氣或有力更預畜甘草末臨繫時量以水漬使咀味兒口中有物自不能作聲而繇軟不傷兒口或

鏤板以揭饒州道上已酉冬虜自江西犯饒信所在居民皆空城去巔仆流離道上而嬰兒得此全活者甚多

三十年間士大夫多以諱不言兵爲賢蓋矯前日好興邊事之弊此雖仁人用心然坐是四方兵備縱弛不復振器械剝朽教埶鞠爲蔬圃吾在許昌親見之意頗不以爲然兵但不可輕用豈當併其備廢之哉乃爲新作甲仗虛督掌兵官復教場以日閱習一日王幼安見過曰公不聞邢和叔乎非時

入甲仗庫檢察有密啓之者遂坐謫吾時中朝不相喜者甚衆因懼而止後聞有欲以危語中吾者偶不得此亦天也然自夷狄暴起東南州郡類以兵不足用且無器甲望風而潰者皆是恨吾前日之志不終然是時吾雖欲忘身爲之不過得罪終亦必無補也

孔子孟皆力詆愿人余少不能了以爲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終愈於不爲忠信廉潔之人何傷乎而疾之深也既泛觀古今君子小人情僞之際然後

知聖賢之言不徒發也彼不爲忠信廉潔者其惡不過其身人既曉然知之則是非亦不足爲之惑乃非其情而矯爲之則名實顛倒內外相反苟用以濟其姦何所不可爲方孔子孟時先王遺風餘澤未遠猶有能察而知之者所憂特賊德而已後世先王之道知者無幾不幸染其習而勿悟則將舉世從之莊子所謂小惑易方大惑易性者其爲患豈勝言乎

子貢問曰鄉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鄉人皆惡

通身金言 卷下
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一鄉之人未必皆善亦未必皆不善今無別於善惡而皆好之非鄉原乎若反此不幸非其罪而不善者惡之則孟子所謂自反而仁與禮者雖以爲禽獸可也若善者亦惡之則不可矣故君子不畏不善人之所惡而貴善人之所好兩者各當其分則何擇於好惡哉然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則好惡非仁者未易得其正亦必自知者明自反者審然後不爲外之好惡所奪也

閱所曝碑冊見李邕所作張柬之碑讀之偶終篇五王與劉幽求等皆有社稷大功然五王沉勇忠烈非幽求輩險譎貪權偶能濟事者比其間栢彥範與柬之尤奇材可與姚崇相先後蓋皆本於學術然其不幸智不及薛季昶敬暉不能自免於禍亦坐書生習氣仁而不能斷也幽求能勸彥範誅三思非有以過二人正以其一於前無所顧避爾柬之彥範旣欲成此又欲全彼其志豈不哀哉然天下事要有不得已者勢必不能兩立若以柬之彥

範之材而輔之幽求之決豈特卒保其身安得更
有景龍事乎世言廢幽求等坐姚崇不喜非崇不
能容乃所以全之也村校中教小兒誦詩多有心
爲明時盡君門尚不容田園迷徑路歸去欲何從
一篇初不知誰作大觀間三館曝書昭文庫壁間
有弊篋置書數十冊蠹爛幾不可讀發其一曰玉
堂新集載此篇乃幽求詠懷作也豈非遷杭柳州
刺史時耶然幽求豈是安田園者姑對而云爾
故事制科必先用從官二人舉上其所爲文五十篇

考於學士院中選而後召試得召者不過三之一
惟歐陽文忠公爲學士時所薦皆天下名士無有
不在高選者蘇子瞻兄弟李中書邦直孫翰林巨
源是也世遂稱歐陽善舉賢良程試既不過策論
故所上文亦以策論中半然多未免猶爲場屋文
辭惟孫巨源直指當世弊事列其條目援據祖宗
源流本末質以故事反覆論說皆可施行無一辭
虛說韓魏公一見曰慟哭泣涕論天下事其今之
賈誼乎時方爲於潛縣令會以期喪不及試免喪

通身金言 卷一
魏公猶當國卽用爲崇文館編校書籍遂見進用
不復更外任益猶愈於正登科也

李育字仲蒙吳人馮當世榜第四人登第能爲詩性
高簡故官不甚顯亦少知之者與外大父晁公善
尤愛其詩先君嘗得其親書飛騎橋一篇於晁公
字畫亦清麗以爲珍玩吳志孫權征合肥爲魏將
張遼所襲乘駿馬上津橋橋板徹丈餘超度得免
故以名橋今在廬州境中詩本後亡去略追記之
附于此魏人野戰如鷹揚吳人水戰如龍驤氣吞

魏王惟吳王建旗敢到新城傍霸王心當萬夫敵
麾下倉皇無羽翼塗窮事變接短兵生死之間不
容息馬犇津橋橋半撤洶洶有聲如地裂蛟怒橫
飛秋水空鷲驚徑度秋雲缺奮迅金羈汗霑臆濟
主艱難天借力艱難始是報主時平日主君須愛
惜此詩五七歲時先君口授小兒識之

錢塘西湖建康鍾山皆士大夫願游而不獲者仕宦
適至未有不厭足所欲兩郡余皆辱居之在錢塘
十月適虜犯京師信息未通日望望滄泣引首北

通鑑金言 卷一
向何暇顧其他僅以祈晴一至天竺而已建康亦
留半歲正當冬春之間出師待敵寢食且廢鍾山
雖兵火殘破之餘形勢故在六朝遺迹故事班班
猶可數城中但見芑然在側爾而少從先君入峽
瞿塘灩澦高塘白帝城皆天下絕險奇異乃一二
縱觀至今猶歷歷在目晚往來浙東七里瀨金華
三洞諸勝處每至輒留數日非興盡不歸乃知山
林丘壑亦各有分非軒冕者所可常得天固付之
山人野老也

上所好惡固不可不慎况於取士神童本不專在誦
書初亦不以爲常科適有則舉之爾故可因之以
得異材觀元獻不以素所習題自隱文公不以一
賦適成自幸童子如此他日豈有不成大器者乎
大觀行三舍法至政和初小人規時好者謬言學
校作成人材已能如三代乃以童子能誦書者爲
小子有造此殆近俳而執事者樂聞之凡有以聞
悉命之官以成其說故下俚庸俗之父兄幸於苟
得每苦其子弟以爲市此豈復更有人材哉宣和

通身錄言 卷下
末余在蔡與許見江外以童子入貢者數輩率以老書生挾二三人持狀立庭下求試與倡優經過而獻藝略等初亦恠抱之使升堂坐定問之乃志在得公厨數十千爲路費爾爲之悵然後或聞有得官者今莫知皆安在理固然也

景修與吾同爲郎夜宿尚書新省之祠曹廳步月庭下爲吾言往嘗以九月望夜道錢塘與詩僧可久泛西湖至孤山已夜分是歲早寒月色正中湖面渺然如鎔銀傍山松檜參天露下葉間疑疑皆有

光微風動湖水晃漾與林葉相射可久清癯苦吟坐中凄然不勝寒索衣無所有空米囊覆其背爲平生得此無幾吾爲作詩記之云霜風獵獵將寒威林下山僧見亦稀怪得題詩無俗語十年肝鬲湛寒輝此景暑中想像亦可一灑然也

讀書而不應舉則已矣讀書而應舉應舉而望登科登科而仕仕而以叙進苟不違道於義皆無不可也而世有一種人既仕而得祿反嚶嚶然以不仕爲高若欲棄之者此豈其情也哉故其經營有甚

於欲仕或不得間而入或故爲小異以去因以遲
留往往遂竊名以得美官而不辭世終不寤也有
言窮書生不識饅頭計無從得一日見市肆有列
而鬻者輒大呼仆地主入驚問曰吾畏饅頭主人
曰安有是理乃設饅頭百許枚空空閉之徐伺於
外寂不聞聲穴壁窺之則以手搏撮食者過半矣
亟開門詰其然曰吾見此忽自不畏主人知其紿
怒而叱曰若尚有畏乎曰有猶畏臘茶兩椀爾此
豈求不仕者也

東林去吾山東南五十餘里沈氏世爲著姓元豐間
有名者字東老家頗藏書喜賓客東林當錢塘
往來之衝故士大夫與游客勝士聞其好事必過
之沈亦應接不倦嘗有布裘青巾稱回山人風神
超邁與之飲終日不醉薄暮取食餘石榴皮書詩
一絕壁間曰西隣已富憂不足東老雖貧樂有餘
白酒釀來綠好客黃金散盡爲收書卽長揖出門
越石橋而去追躡之已不見意其爲弓洞賓也當
時名士多和其詩傳於世蘇子瞻爲杭州通判亦

和用韓退之毛穎傳事云至用楮皮緣底事中書君豈不中書雖以紀實意亦有在也

橘極難種吾居山十年凡三種而三槁死其初移栽比三四尺餘一歲便結實纍然可愛未幾偶歲大寒多雪卽立槁雖厚以苫覆草擁不能救也蓋性極畏寒而吾居在山之半又向北多北風與平地氣候絕不同山前梅花及桃李等率常先開半月蓋五七之間如此今吳中橘亦惟洞庭東西兩山最盛他處好事者園圃僅有之不若洞庭人以爲

業也凡橘一畝比田一畝利數倍而培治之功亦數倍於田橘下之土幾於用篩未嘗少以瓦甃雜之田自種至刈不過一二耘而橘終歲耘無時不使見纖草地必向南爲屬級次第使受日每歲大寒則於上風焚糞壤以溫之吾不如老圃信有之矣

吾居雖略備然材植不甚堅壯度不過可支三十年卽一易人生不能無役閑中種木亦是一適今山之松已多矣地旣皆闢當歲益種松一千桐杉各

三百竹凡見隙地皆植之盡五年而止可更有松
五千桐杉各千五百三十年後使居者視吾室敞
則伐而新之竹但取其風霜毀折與侵道妨行者
可不外求而足今歲積益與此山竹無慮增數千
竿松杉生不滿三尺者處處之有桐子已實伺其墜
多畜之冬春之間當與汝曹日策杖山行自課擇
僕之健而愿者兩人供役吾不爲無事矣然此居
竟何有吾年六十八思預植良材爲後計柳子厚
詩云晚學壽張樊公侯種漆南園待成器使子厚

在寧免一笑耶

人之操行莫先於無僞能不爲僞雖小善亦有可觀
其積累之必可成其大苟出於僞雖有甚善不特
久之終不能欺人亦必自有怠而自不能掩者吾
涉世久閱此類多矣彼方作爲大言以掠美牽率
矯厲之行以誇衆孰不能竊取須臾之譽或因以
得利然外雖未知未有不先爲奴婢窺其後而竊
笑者雖欲久可乎今吾父子相處固自閨門之內
而賓客之從吾游者未嘗不朝夕左右入吾室而

並吾席也吾固無善可稱然終日之言苟有一毫相戾何獨有愧鄉黨里隣尚能厭服汝曹之心哉嘗記歐陽文忠與其弟姪書有云凡人勉強於外何所不至惟考之其私乃見真僞此非其家人無與知者可以書諸紳也

晉史言王逸少性愛鷺世皆然之人之好尚固各有所僻未易以一槩論如崔鉉喜看水牛鬪之類此有何好然而亦必與性相近類者逸少風度超然何取於鷺張素正嘗云善書者貴指實掌虛腕運

而手不知鷺頸有腕法儻仁是耶今鷺千百爲群其間必自有特異者畜牧人皆能辨人卽貴售之以爲種蓋物各有出其類者逸少卽意有所寓因又賞其善者也正素能書識古人行筆意其言似有理

司空國史有傳其大節略已備矣而平生出處每章奏論事見於謀國者遺落甚多先大父太師兄弟三人皆以司空廕入官至老不敢忘也吾少時猶記太師有親書其遺事一卷二十四條今莫知本

安在本院子孫既微大觀末吾嘗從求家集及手
書毫子猶得五六十卷意欲爲論次及作家傳久
之不能成喪亂以來圖籍零落今歲曝書追尋尚
有前日之半喜不自禁稍涼筆研可親終當成此
志亦欲使汝曹知吾門內先此立朝者卓卓如是
非如廼翁猥退無能也

韓退之作毛穎傳此本南朝俳諧文驢九錫鷄九錫
之類而小變之耳俳諧文雖出於戲實以譏切當
世封爵之濫而退之所致意亦正在中書君老不

任事今不中書等數語不徒作也文章最忌祖襲
此體但可一試之可下邳侯傳世已疑非退之作
而後世乃因緣換然不已司空圖作容成侯傳其
後又有松滋侯傳近歲溫陶君黃甘綠吉江瑤柱
萬石君傳紛然不勝其多至有託之蘇子瞻者妄
庸之徒遂爭信之子瞻豈若是之陋耶中間惟杜
仲一傳雜藥名爲之其製差異或以爲子瞻在黃
州時出奇以戲客而不以自名余嘗問蘇氏諸子
亦以爲非是然此非玩侮游行有餘於文者不能

通身金言
爲也

神仙出没人間不得爲無有但區區求遇其人而學之者皆妄人也神仙本出於人孰不可爲不先求己之仙而待人以爲仙理豈有是乎今鄉里之善人見不善人且耻與之接矣安有神仙而輕求於妄人者古今言嘗遇仙必天下第一等人顧未必皆授以道然或前告人以禍福使有所避就或付之藥餌使壽考康疆非見之也彼自以類求耳唐人多言顏魯公爲神仙近世傳歐陽文忠公韓魏

公皆爲仙此復何疑哉

古夷狄亂華無甚於劉元海其得志無幾而子和卒見弒至聰遂亡曾不及二十年其次安祿山不二年亦弒於慶緒阿保機雖僅免於弒不及反國以帝昶歸元昊稱兵西方十五六年其末弒於佞令哥天之於善惡逆順不可欺如此桀紂爲虐所殺中國之人猶可數計而皆以亡天下紂不免誅死豈有裔夷長驅塗炭毒流四海因之以死者何可爲量數而得令終耶今金賊犯順亦已十年以

天道言之數之一周也其將有祿山元海之變乎
孟子言烏是何言也烏蓋齊魯發語不然之辭至今
用之作鼻音亦通於汝穎漢書記故人見陳涉言
夥涉之爲王耽耽者夥吳楚發語驚大之辭亦見
於今應邵亦禍音非是此唇音與壞相近公羊記
州公如曹以齊人語過我爲化我今齊人皆以過
爲夫音歐陽文忠記打音本謫耿切而舉世訛爲
丁雅切不知今吳越俚人正以相毆擊爲謫耿音
也

吳越之俗以五月二十日爲分龍日不知其何據前
此夏雨時行雨之所及必廣自分龍後則有及有
不及若有命而分之者也故五六月之間每雷起
雲族忽然而作類不過移時謂之過雲雨雖三二
里間亦不同或濃雲中見若尾墜地蜿蜒屈伸者
亦止雨其一方謂之龍掛深山大澤龍蛇所居其
久而有神宜有受職者固無足怪屋廬林木之間
時有震擊而出往往有隙穴見其出入之迹或曰
此龍之懶而匿藏者也佛老書多言龍行雨甚苦

是以有畏而逃以是推之龍之類益不一一雨分
役亦若今人之有官守長貳佐屬其勤惰材不材
爲之長者各察而治之耶

崔唐臣閩人也與蘇子容呂晉叔同學相好二公先
登第唐臣遂罷舉久不相聞嘉祐中二公在館下
一日忽見艤舟汙岸坐於船窻者唐臣也亟就見
之邀與歸不可問其別後事曰初倒篋中有錢百
千以其半買此舟往來江湖間意所欲往則從之
初不爲定止以其半居貨間取其贏以自給粗足

卽已不求有餘差愈於應舉覓官時也二公相顧
太息而去翌日自局中還唐臣有留刺乃携酒具
再往謁之則舟已不知所在矣歸視其刺之末有
細字小詩一絕云集僊僊客問生涯買得魚舟度
歲華案有黃庭尊有酒少風波處便爲家訖不復
再見頃見王仲弓說此

山林園圃但多種竹不問其他景物望之自使人意
蕭然竹之類多尤可喜者筍竹益色深而葉密吾
始得此山卽散植竹略有三四千竿雜衆色有之

意數年後所向皆竹矣戊申己酉間二浙竹皆結
花而死俗謂之米竹於是吾所植亦槁盡今所存
惟介竹數百竿爾方其初花時老圃輒能識之告
吾亟盡伐去存其根則來歲尚可復生而余終不
忍至已槁而後伐則與其根俱朽矣比雖復補種
而竹種已難得不能及前五之一然猶更須三五
年始可望其干雲蔽日今日有告余種竹法者但
取大竹善掘其鞭無使殘折從根斷取其三節就
竹林燒其斷處使無泄氣種之一年卽發細筍掘

去勿存次年出筍便可及毋此良有理插柳者燒
其上一頭則抽條倍長鬻牡丹者燒其柄或蠟封
卽不萎蓋一術也當卽試之然種竹須當五六月
雖烈日無害小瘁久之復蘇世言五月十三日爲
竹醉可移不必此日凡夏皆可種也杜子美詩云
西窓竹影薄臘月更須栽余舊用其言每以臘月
種無一竿活者此亦余信書之弊而見事遲也

劉惔盛暑見王導導以腹熨彈碁局云何乃洵惔出
人問王公何如惔曰未見他異唯聞吳語當謂洵

爲冷吳人語也今二浙乃無此語

世以登科爲折桂此謂卻詵對策東堂自云桂林一枝也自唐以來用之溫庭筠詩云猶喜故人新折桂自憐羈客尚飄蓬其後以月中有桂故又謂之月桂而月中又言有蟾故又改桂爲蟾以登科爲登蟾宮用卻詵事固已可笑而展轉相訛復爾然文士亦或沿襲因之弗悟也

丁仙現自言及見前朝老樂工間有優譚及人所不敢言者不徒爲諧謔往往因以達下情故仙現亦

時時效之非爲優戲則容貌儼然如士大夫紹聖初修天津橋以右司員外郎賈種民董役種民時以朝服坐道傍持撾親指麾役工見者多非笑一日橋成尚未通行仙現適至素識種民卽訶止之曰吾橋成未有敢過者能打一善譚當使先衆人仙現應聲云好橋好橋卽上馬急趨過種民以爲非譚使人亟追之已不及久方悟其譏已也

韓忠憲公罷政事嘗語康公兄弟以馬伏波論少游事云吾已無及汝曹他日能如少游言爲鄉里善

人守墳墓亦足矣康公既葬忠憲許昌仕寔顯一日歸省墓下用王逸少故事期六十卽掛冠歸以終公志爲文自誓元豐末謫守鄧州明年六十乃具述前語求致仕章十上時裕陵眷康公未衰苦留之遣中使喻旨曰先臣有知見卿宣力國事當亦必以爲然康公猶請不已乃就易許昌曰可以守墳墓矣公不得已拜命未幾再入爲相

韓宗武云杜子美詩自平官中呂太一收珠南海千餘日近供生犀翡翠稀復恐征戍干戈密蠻溪豪

族小動搖世封刺史非時朝蓬萊殿前諸王將才如伏波不得驕代宗紀廣州市舶使呂太一反逐其節度張休或疑宮中二字恐誤讀常倫傳言宦者呂太一則蓋中人爲宮市於嶺南者爾故稱市舶使此詩似爲哥舒晁作太一以廣德二年反是大曆八年以循州刺史反殺嶺南節度使呂崇賁相去蓋十年自此詩而上至青絲五篇疑皆失其題故但以句首語名之所以讀者多不能遽了魏知古傳復有薦汨水今呂太一在開元間與大曆

亦相反此別一人姓名適同爾

浙東溪水峻急多灘石魚隨水觸石皆死故有溪無魚土人率以陂塘養魚乘春魚初生時取種於江外長不過半寸以木桶置水中細切草爲食如食蠶謂之魚苗一夫可致數千枚投於陂塘不三年長可盈尺但水不廣魚勞而瘠不能如江湖間美也大業雜記載吳郡送太湖白魚種子置苑內海中水邊十餘日卽生其法取魚產子着菰蔣上着刈之曝乾亦此之類但不知旣曝乾安得復生必

別有術今吳中此法不傳而太湖白魚實冠天下也

虎丘山晉王珣故居珣嘗爲吳國內史故與其弟珉皆卜居吳下舊傳宅在城內日華里今景德寺卽是虎丘乃其外第爾珣與珉分東西二宅本在山前後捨爲寺號東西寺今寺乃在山巔下瞰劔池父老以爲會昌寺廢其地歸於民今爲田者猶能指其故處大中寺復乃遷於上則非復珣之舊矣寺之西亦有小院謂之西庵蓋但存其名余大父

故廬與景德寺爲隣自虜入寇景德寺皆焚而虎丘偶獨存其勝槩猶爲吳下第一也

徐復所謂冲晦處士者建州人初亦舉進士京房易世久無通其術者復嘗遇隱士得之而雜以六壬遁甲自筮終身無祿遂罷舉范文正公知蘇州嘗疑夷狄當有變使復占之復爲言西方用師起某年月盛某年月天下當騷然故文正益論邊事及元昊叛無一不驗者仁宗聞而召見問以兵事曰今歲直小過剛失位而不中惟強君德乃可濟爾

命以大理評事不就賜號而歸杭州萬松嶺其故廬也時林和靖尚無恙杭州稱二處士而和靖卒乃得謚與復同時者又有郭京亦通術數好言兵而任挾不倫故不顯

道家有言三尸或謂之三彭以爲人身中皆有是三蟲能記人過失至庚申日乘人睡去而讒之上帝故學道者至庚申日輒不睡謂之守庚申或服藥以殺三蟲小人之妄誕有至此者學道以其教言則將以積累功行以求升舉也不求無過而反惡

物之記其過又且不睡以守爲藥物以殺之豈有意於爲過而幸蔽覆藏匿欺罔上帝可以爲神仙者乎上帝照臨四方納三尸陰告而謂之讒其悖謬尤可見然凡學道者未有不信其說椰子厚最號強項亦作罵尸蟲文且唐末猶有道士程紫霄一日朝士會終南六極觀守庚申紫霄笑曰三尸何有此吾師託是以懼爲惡者爾據牀求枕作詩以示衆曰不守庚申亦不疑此心長與道相依玉皇已自知行止任爾三彭說是非投筆臭息如雷

詩語雖俚然自昔其徒未有肯爲是言者孰謂子厚而不若此士也

余在建康有李氏子自言唐宗室後持其五代而上告五通援赦書求官縑素雖弊字畫猶如新其最上廣川郡公汾州刺史李暹一告尤精好其初書舊銜趙州刺史次云右可汾州刺史云云然後書告詞先言門下末言王者施行猶今之麻詞也開元二十年七月六日下後低項列銀青光祿大夫守兵部尚書兼中書令集賢殿學士云云蕭高宣

通鑑綱目卷一百一十五
中書侍郎闕知制誥王丘奉行此中書省官也再
起項列侍中兼吏部尚書弘文館學士臣光庭與
黃門侍郎給事中等言制出如右請奉制付外施
行謹言年月日畫制可者門下省官也再列尚書
左丞相闕開府儀同三司行尚書右丞相云云璟
侍中云云蓋光庭前銜而不名次列吏部侍郎林
甫彤告某官奉被制書如右符到奉行年月日下
者尚書省官也璟與林甫彤三名皆親書大如半
掌極奇偉蓋裴光庭宋廣平李林甫彤當爲常彤
中書省官書姓而門下尚書省則不書光庭以兼
吏部尚書故再見於尚書省官而不名蕭嵩裴光
庭學士結銜皆在官下余見唐告多大抵皆吏部
告惟此中書所命如今堂除者故有辭但前不言
勅而言門下爲異爾兵興以來先代遺迹存者無
幾可以示後生之樂多聞者也

晏元獻爲叅知政事仁宗親政與同列皆罷知亳州
先有摘其爲章懿太后墓誌不言帝所生以自結
者然亦不免俱去一日游瀉水見蛙有躍而登木

捕蟬者既得之口不能容乃相與墜地遂作蝸蛙
賦畧云匿叢質以潛進跳輕軀而猛噬雖多口以
連獲終扼吭而弗制歐陽文忠滁州之貶作憎蠅
賦晚以濮廟事亦厭言者屢困不已又作憎蚊賦
蘇子瞻揚州題詩之謗作黠鼠賦皆不能無芥蒂
於中而發於言欲茹之不可故惟知道者爲能忘
心

趙康靖公初名禔直史館黃宗旦名知人一見公曰
君他日當以篤厚君子稱於世因使改名約已而

忽夢有持文書示之若公牒者大書趙槩二字初
弗悟既又夢有遺之書者題云秘書丞通判汝州
趙槩始疑其或喻已乃改後名後六年登科果以
秘書丞通判海州但汝字不同爾議者或汝字篆
文與海字相近公夢中或不能詳也既稍顯又夢
與王文安公同入一佛寺文安題壁云刑部郎中
知制誥趙槩後十年亦以此官入掖垣遂爲學士
禮部王文安公爲三司使同會偶爲書題名記云
自刑部郎中知制誥召入兩人相顧大笑此尤可

通鑑輯覽 卷一百一十四
怪故康靖平生尤信夢晚作見聞記其一篇書當時諸公間夢事甚詳

劉原甫廷試本爲第一王文安公其舅也爲編排試卷官旣拆號見其姓名遂自陳請降下名仁宗初以高下在初覆考官編排官無與但以號次第之耳文安猶力辭不已遂升賈直孺爲魁以原甫爲

第三

陸龜蒙作怪松圖贊謂草木之性本無怪生不得地有物遏之而陽氣作於內則憤而爲怪范文正公

初數以言事動朝廷當權者不喜每月爲恠人文正知之及後復用爲西帥上疏請城京師以備虜曰吾又將恠矣乃書龜蒙贊以遺當權者曰朝廷方太平不喜生事其於搢紳中獨如妖言旣齟齬不得伸辭因乖戾得無如龜蒙之松乎時雖知其諷已訖不能盡用其言

世言遲乂有待者曰宿留自漢卽有此語二十八星謂之舍或謂之宿宿者止其所居也留作去音古一字而分二義者多以音別之如自食爲食食人

通身金言 卷一
則音伺自飲爲飲飲人則音廕之類是矣蓋應留
而留則爲平音應去而留則爲去音逗遛亦同此
義

顏魯公真蹟宣和間存者猶可數十本其最著者與
郭英又論坐位書在未興安師文家祭姪季明文
病妻乞鹿脯帖在李觀察士衡家乞米帖在天章
閣待制王質家寒食帖在錢穆甫家其餘蔡明遠
帖盧八倉曹帖送劉太真序等不知在誰氏皆有
石本坐位帖安氏初析居分爲二人多見其前段

師文後乃併得之相繼皆入內府世間無復遺矣
錢穆甫爲如臯今會歲旱蝗發而恭興令獨給郡將
云縣界無蝗已而蝗大起郡將詰之令辭窮乃言
縣本無蝗盖自如臯飛來仍檄如臯請嚴捕蝗無
使侵鄰境穆甫得檄輒書其紙尾報之曰蝗蟲本
是天災卽非縣令不才旣自敝邑飛去却請貴縣
押來未幾傳至郡下無不絕倒

左氏記晉平公夢黃熊事亦見國語二本皆作熊字
韋氏國語注遂以爲熊羆之熊杜預於左氏不言

何物世多疑熊當如爾雅鼈三足爲能之能謂傳
寫有行文據陸德明左氏釋文直以爲能字音奴
來反則固已云爾不知以意刪其文耶或別有據
也余考古文熊能二字本通用故賢能之能字書
以爲獸名堅中而彊力則熊也是熊字或爲能能
字或爲熊初未嘗有別熊罷之熊能鼈之能二物
共一名各隨其所稱則何必更論衍文正當讀爲
能爾宋莒公兄弟留意小學雖補注國語略能辨
之以正常氏之誤然意不盡徹終不免改熊爲能

也

吾明年六十歲今春治西塢隙地作堂其間取遽伯
玉之意名之曰知非趙清獻年五十九聞雷而得
道自號知非子此真爲伯玉者也今吾無清獻之
聞而遽以名其居姑志其年耶抑將求爲伯玉耶
夫伯玉亦何可求爲南郭子綦有言今之隱几非
昔之隱几者也古之人於一隱几之間猶有所辨
尚何論六十年豈不知其有與物俱遷而獨存者
乎苟知存者之爲是則遷者無物而不非也自是

觀之則吾亦可以少稅駕於此堂矣始吾守蔡州
方三十九明年作堂於州治之西廡名之曰不惑
吾以爲僭然吾有志學焉者也今二十年幸其所
願學者未嘗廢亦粗以爲不至於顛迷流蕩而喪
其本心者雖求爲伯玉可也

漢末五斗米道出於張陵今世所謂張天師者也凡
受道者出五斗米故云五斗米道亦謂之米賊與
張角略相同張魯蓋陵之孫然其法本以誠信不
欺詐爲本而魯子劉焉督義司馬因與別部司馬

張修共擊漢中太守蘇固遂襲殺修而奪其兵惡
在其不欺詐耶王逸少父子素奉此道逸少人物
高勝必非惑於妖妄者其用意故不可知然盧循
入會稽其子徽之爲太守以入靜室求鬼兵不設
備遂爲循屠其家亦可見矣近世江浙有事魔喫
菜者云其原出於五斗米而誦金剛經其說皆與
今佛者之言異故或謂之金剛禪然猶以用字爲
諱而不敢道也

楊子雲謂嚴君平爲蜀莊避武帝之諱也其稱李仲

元益與君平爲一等人班固作王吉傳序載君平與鄭子真事甚詳而不及仲元顏師古以三輔決錄君平名遵子真名樸余讀蜀志秦宓與王商書論嚴君平李弘立祠事曰李仲元不遭法言今名必淪又以知仲元蓋名弘但惜其行事不著爾

避暑錄話卷下